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詳校官宗人府府丞臣竇光鼐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員外郎臣張慎和

謄録監生臣江石端

經部八

論語集解義疏　四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論語集解義疏十卷魏何晏解梁皇侃疏晉書載鄭沖與孫邕何晏曹羲荀顗等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義有不安輒改易之名集解令本乃獨稱何晏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學而第一下題集解二字註曰

一本作何晏集解是獨題何晏名其來久矣

殆晏以親貴總領其事歟侃梁書作偘葢字

異文吴郡人青州刺史皇象九世孫武帝時

官國子助教尋拜散騎侍郎兼助教如故大

同十一年卒事迹具梁書儒林傳傳稱所撰

禮記義五十卷論語義十卷禮記義久佚此

書宋國史志中興書目晁公武讀書志尤袤

遂初堂書目皆尚著録迨乾淳以後遂無復

稱引之者而陳氏書録解題亦遂不著録知其佚在南宋時矣惟唐時舊本流傳存於海外康熙九年日本國山井鼎等作七經孟子考文自稱其國有是書然中國無得其本者故朱彛尊經義考註曰未見今恭逢我

皇上右文稽古經籍道昌乃發其光於鯨波鮫室之中藉汎舶而登秘閣殆若有神物撝訶存漢晉經學之一綫俾待

聖世而復顯者其應運而來信有非偶然者矣其經文與今本亦多異同如舉一隅句下有而示之三字頗為冗贅然與文獻通考所引石經論語合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下有已矣二字亦與錢曾讀書敏求記所引高麗古本合其疏文與余蕭客古經解鉤沈所引雖字句或有小異而大旨悉合知其確為古本不出依託也至臨之以莊則敬作臨

民之以莊則敬七經孟子考文亦疑其民字為誤衍然謹守古本而不敢改知彼國遞相傳寫偶然訛舛或有之亦未嘗有所竄易矣何氏集解異同尤夥雖其中以包氏為苞氏以陳恒為陳桓之類不可據者有之而勝於明刻監本者亦復不少尤可以旁資考證也

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論語集解義疏序

梁皇侃撰

論語通曰論語者是孔子沒後七十弟子之門徒共所撰録也夫聖人應世事跡多端隨感而起故為教不一或負扆御衆服龍袞於廟堂之上或南面聚徒衣縫掖於黌校之中但聖師孔子符應頹周生魯長宋遊歷諸國以魯哀公十一年冬從衛反魯刪詩定禮於洙泗之間門徒三千人達者七

十有二但聖人雖異人者神明而同人者五情五
情既同則朽没之期亦等故歎發吾衰悲因逝水
託夢兩楹寄歌頹壊至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徂
背之後過隙叵駐門人痛大山長毀哀梁木永摧隱
几非昔離索行淚微言一絶景行莫書於是弟子僉
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為此書成而實録上以尊仰聖
師下則垂軌萬代既方為世典不可無名然名書之法
必據體以立稱猶如以孝為體者則謂之孝經以莊敬

為體者則謂之為禮記然此書之體適會多途皆夫子平生應機作教事無常準或與時君抗厲或共弟子抑揚或自顯示物或混迹齊凡問同答異言近意深詩書互錯綜典誥相紛紜義既不定於一方名故難求乎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為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途第一捨字制音呼之為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為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家一云

倫者次也言此書事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藴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葢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士呼論事爲倫事音字雖不同而義趣猶一也侃案三途之説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如何似

未詳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妙理經綸今古自首臻末輪環不窮依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為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圓通之教如或應示故蔡公為此書為圓通之喻云物有大而不普小而兼通者譬如巨鏡百尋所照必偏明珠一寸鑒包六合以蔡公斯喻故言論語小而圓通有如明珠諸典大而偏用譬若

巨鏡誠哉是言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云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云發端曰言答述為語今按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論為其名故名為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沒後方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不曰語論而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論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爾故也二則欲現此語非徒然之說萬代之繩準所以先論已以備有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前故以

論居語先也又此書遭焚燼至漢時合壁所得及口以傳授遂有三本一曰古論二曰齊論三曰魯論既有三本而篇章亦異古論分堯曰下章子張問更為一篇合二十一篇篇次以鄉黨為第二篇雍也為第三篇內倒錯不可具說齊論題目與魯論大體不殊而長有問王知道二篇合二十二篇篇內亦微有異魯論有二十篇即今日所講者是也尋當昔撰録之時豈有三本之別將是編簡缺落口傳不同耳故劉向別録云魯人所學

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合壁所得謂之古論而古論為孔安國所注無其傳學者齊論為瑯琊王卿等所學魯論為太子太傅夏侯勝及前將軍蕭望之少傅夏侯建等所學以此教授於侯王也晚有安昌侯張禹就建學魯論兼講齊說擇善而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至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扶風馬融字季長建安中大司農北海鄭玄字康成又就魯論篇章考齊驗古為之注解漢鴻臚卿吳郡苞咸字子良又有周氏不悉其名至

魏司空潁川陳羣字長文太常東海王肅字子雍博士燉煌周生烈皆為義說魏末吏部尚書南陽何晏字平叔因魯論集季長等七家又採古論孔注又自下已意即世所重者今日所講即是魯論為張侯所學何晏所集者也

晉太保河東衛瓘字伯玉

晉中書令蘭陵繆播字宣則

晉廣陵太守高平欒肇字永初

晉黄門郎潁川郭象字子玄

晉司徒濟陽蔡謨字道明

晉江夏太守陳國袁宏字叔度

晉著作郎濟陽江淳字思俊

晉撫軍長史蔡系字子叔

晉中書郎江夏李充字弘度

晉廷尉太原孫綽字興公

晉散騎常侍陳留周壊字道夷

晉中書令潁陽范甯字武子

晉中書令瑯琊王珉字季琰

右十三家為江熙字太和所集侃今之講先通何集若江集中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釋於何集無好者亦引取為說以示廣聞也然論語之書包於五代二帝三王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人而孔子弟子不在其數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也而古史考則云三十人謂林放澹臺滅明陽虎亦是弟

子數也

論語集解義疏叙

魏何晏撰

梁皇侃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疏劉向者辟彊之孫德之子前漢時為中壘校尉之官若今皇城使也其人博學經史孔子沒後而弟子共論而記之初為魯人所學故謂魯論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玄成等傳之疏夏侯蕭及韋賢父子凡四人初傳魯論於世也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

章句頗多於魯論疏猶是弟子所記而為齊人所學故謂為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也其二十篇雖與魯舊篇同而篇中細章文句亦多於魯論也瑯琊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之疏此三人傳齊論亦以教授於世也故有魯論有齊論疏夏侯等四人傳魯王等三人傳齊並行於世故有魯齊二論興之也魯恭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疏漢景帝之子名餘封魯故謂魯恭王也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壁中得古文論語皆科斗文字也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疏既有三論文皆不同齊論長有二篇一曰問王二曰知道是多魯論二篇也古論亦無此二

篇疏齊非惟長魯論二篇亦長於古論古論故亦無此問王知道二篇也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疏古論雖無問王知道二篇而分堯曰後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以從政矣又別題為一篇也有兩子張疏一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為一篇又一是子張問孔子從政為一篇故凡論中有兩子張篇也凡二十一篇疏古論既分長一子張故凡成二十一篇也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疏古論篇次既不同齊又不同魯故云不與齊魯論同也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疏禹初學魯論又雜講齊論於二論之中擇善者抄集別為一論名之曰張侯論也為世所貴疏此論既擇齊魯之善合以為一論故世之學者皆貴重於張侯

論也苞氏周氏章句出焉疏苞氏苞咸也周氏不悉其名也章句者注解因為分斷之名也苞周二人注張侯魯論而為之分斷章句也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說疏訓亦注也唯孔安國一人注解於古論也而世不傳疏世人不傳孔注古文之論也至順帝之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疏漢有馬氏亦注張禹魯論也漢末大司農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以為之注疏鄭康成又就魯論篇章及考校齊古二論亦注於張論也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之義說疏此三人共魏人也亦皆為張論作注說也前世傳受師說雖有異同不為之

訓解疏自張侯之前乃相傳師受不同而不為注說也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多矣疏中間謂苞孔周馬之徒至于今謂至魏末何平叔時也多矣言注者非一家也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疏既注者多聞故得失互不同也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疏此平叔用意也叔言多注解家互有得失而已今集取錄善者之姓名著於集注中也有不安者頗為改易疏若先儒注非何意所安者則何偏為改易下已意也頗猶偏也名曰論語集解疏既集用諸注以解此書故名為論語集解也

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顗尚書駙馬

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疏此記孫邕等四人同於何晏共上此集解之論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學而第一疏 論語是此書總名學而為第一篇別目中間講說多分為科段矣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以下皆須學成故學記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是明人必須學乃成此書既遍該衆典以教一切故以學而為先也而者因仍也第者審諦也一者數之始也既諦定篇次以學而居首故曰學而第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註馬融曰子者男子通稱

也謂孔子也王肅曰時者學者以時誦習也誦習以時學無廢業所以為悅懌也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註苞氏曰同門曰朋也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註慍怒也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慍之也疏子曰至子乎云子曰者子者指於孔子也子是有德之稱古者稱師為子也曰者發語之端也許氏說文云開口吐舌謂之為曰此以下是孔子開口談說之語故稱子曰為首也然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有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之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預錄故稱子曰通冠一書也云學而時習之者此以下孔子言也就此一章分為三段自此至不亦悅乎為第一明學者幼少之時也學從幼起故以幼為先也又從有朋至不亦樂乎為第二

明學業稍成能招朋聚友之由也既學已經時故能招友為次也故學記云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是也又從人不知訖不亦君子乎為第三明學業已成能為師為君之法也先能招友故後乃學成為師君也故學記云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又云能博喻然後能為師能為師然後能為長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今此段明學者少時法也謂為學者白虎通云學覺也悟也言用先王之道導人情性使自覺悟而去非取是積成君子之德也時者凡學有三時一是就人身中為時二就年中為時三就日中為時也一就身中者凡受學之道擇時為先長則捍格幼則迷昏故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捍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是也既必須時故內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八年始教之讓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十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年成童舞象並是就身中為

時也二就年中為時者夫學隨時氣則受業易入故王制云春夏學詩樂秋冬學書禮是也春夏是陽陽體輕清詩樂是聲聲亦輕清輕清時學輕清之業則為易入也秋冬是陰陰體重濁書禮是事事亦重濁重濁時學重濁之業亦易入也三就日中為時者前身中年中二時而所學並日日修習不暫廢也故學記云藏焉修焉息焉遊焉是也今云學而時習之者而猶因仍也時是日中之時也習是修故之稱也言人不學則已既學必因仍而修習日夜無替也之之於所學之業也云不亦悅乎者亦猶重也悅者懷抱欣暢之謂也言知學已為可欣又能修習不廢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彌重為可悅故云不亦悅乎如問之然也云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者此第二段明取友交也同處師門曰朋同執一志為友朋猶黨也共為黨類在師門也友者有也共執一志綢繆寒暑契闊飢飽相知有無也自猶從也學記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出其言善

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今由我師德高故有朋從遠方而來與我同門共相講說故可為樂也所以云遠方者明師德洽被雖遠必集也招朋已自可為欲遠至彌復可樂故云亦也然朋疎而友親朋至既樂友至故忘言但來必先同門故舉朋耳悅之與樂俱是懽欣在心常等而貌跡有殊悅則心多貌少樂則心貌俱多所以然者向得講習在我自得於懷抱故心多曰悅今朋友講說義味相交德音往復形彰在外故心貌俱多曰樂也故江熙云君子以朋友講習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遠人且至況其近者乎道同齊味歡然適願所以樂也云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者此第三段明學已成者也人謂凡人也慍怒也君子有德之稱也此有二釋一言古之學者為己己學得先王之道含章内映而他人不見知而我不慍此是君子之德也有德已為所可貴又不慍人之不知故曰亦也又一通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

道若人有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慍怒之也
為君子者亦然也　註馬融曰慍怒也　云子者男子
通稱也者凡有德者皆得稱子故曰通稱也云謂孔子
也者子乃是男子通稱今所稱子曰不關通他即指謂
孔子也云王肅曰云云者皆背文而讀曰誦也然王此意
即是日中不忘之時也舉日中不忘則前二事可知也
註苞氏曰同門曰朋也　鄭玄注司徒云同師為朋
同志為友然何集注皆呼人名唯苞獨云氏者苞名咸
何家諱咸故不言也　註慍怒至之也　就注乃得兩
通而於後釋為便也故李充云慍怒也君子忠恕誨人
不倦何怒之有乎明夫學者始於時習中於講肄
終於教授者也凡注無姓名者皆是何平叔語也
有子曰註孔安國曰弟子有若也其為人也孝悌而好
犯上者鮮矣註鮮少也上謂凡在己上者也言孝悌之

人必有恭順好欲犯其上者少也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註本基也基立而後可大成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註苞氏曰先能事父兄然後仁道可成也疏有子曰至本與　云有子曰其為人也孝悌者其其孝悌者也善事父母曰孝善事兄曰悌也云而好犯上者鮮矣者好謂心欲也犯謂諫爭也上謂君親也鮮少也言孝悌之人必以無違為心以恭從為性若有欲犯其君親之顏諫爭者有此人少也然孝悌者實都不欲必無其人而云少者欲明君親有過若任而不諫必陷於不義不欲存孝子之心使都不諫故開其少分令必諫也故熊埋云孝悌之人志在和悅先意承旨君親有日月之過不得無犯顏之諫然雖屢納忠規何嘗好之哉今實都

無好而復云鮮矣者以好見開則生陵犯之慚以犯見塞則抑匡弼之心必宜微有所許者實任獎其志分稱論教體也故曰而好犯上者鮮矣云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者熊埋曰孝悌之人當不義而諍之尚無意犯上必不職為亂階也侃案熊解意是言既不好犯上必不作亂故云未之有也然觀熊之解乃無間然如為煩長既不好犯上理宜不亂何煩設巧明今案師說云夫孝者不好心自是恭順而又有不孝者亦有不好是願君親之敗故孝與不孝同有不好而不孝者不好必欲作亂此孝者不好必無亂理故云未之有也云君子務本者此亦有子語也務猶向也慕也本謂孝悌也孝悌者既不作亂故君子必向慕之也云本立而道生者解所以向慕本義也若其本成立則諸行之道悉滋生也云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者此更以孝悌解本以仁釋道也言孝是仁之本若以孝為本則仁乃生也仁是五德之初舉仁則餘從可知也故孝經云夫孝

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王弼曰自然親愛爲孝推愛及物爲仁也　註本基至成也人以孝爲基故諸衆德悉爲廣大也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　註包氏曰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顏色皆欲令人悅少能有仁也　疏子曰巧言令色鮮矣有仁也　巧言者便辟其言語也令色者柔善其顏色也鮮少也此人本無善言美色而虛假爲之則少有仁者也然都應無仁而云少者舊云人自有非假而自然者此則不妨有仁但時多巧令故云少也又一通云巧言令色之人非都無仁政是性不能全故云少也故張憑云仁者人之性也性有厚薄故體足者難耳巧言令色之人於仁性爲少非爲都無其分也故曰鮮矣有仁王肅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曾子曰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註言凡所傳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傳之乎疏曾子曰至習乎云吾日三省吾身者省視也曾子言我生平戒慎每一日之中三過自視察我身有過失否也云為人謀而不忠乎者忠中心也言為他人圖謀事當盡我中心也豈可心而不盡忠乎所以三省視察恐失也云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者朋友交會本主在於信豈可與人交而不為信乎云傳不習乎者凡有所傳述皆必先習後乃可傳豈可不經先習而妄傳之乎曾子言我一日之中每三過自視況復凡人可不為此三事乎言不可也又一通云曾子言我一日之中三過內視我身有此三行否也註馬融曰弟子曾參也姓曾名參字子與註言凡至之乎

得無猶無得也素猶本也言所傳之事無得本不經講習而傳之也故袁氏云常恐傳先師之言不能習也以古人言必稱師也

子曰導千乘之國註馬融曰導者謂為之政教也司馬法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城城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城也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田方里為井井十為乘百

里之國者適千乘也馬融依周禮包氏依王制孟子義疑故兩存焉敬事而信註包氏曰為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也節用而愛人註包氏曰節用者不奢侈也國以民為本故愛養之也使民以時註包氏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也疏子曰至以時　此章明為諸侯治大國法也云導千乘之國者千乘大國也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千乘尚式則萬乘可知也導猶治也亦謂為之政教也其法在下故此張本也云敬事而信者此以下皆導千乘之國法也為人君者事無小大悉須敬故云敬事也曲禮云毋不敬是也又與民必信故云信也云節用而愛人者雖富有一國之財而不可奢侈故云節用也雖貴居

民上不可驕慢故云愛人也云使民以時者使民謂治城及道路也以時謂出不過三日而不妨奪民農務也然人是有識之目愛人則兼朝廷也民是瞑闇之稱使之則唯指黔黎也　註馬融曰至存焉　此明千乘法也云司馬法六尺為步者司馬法者齊景公時司馬穰苴為軍法也其法中有此千乘之說也凡人一舉足為跬跬三尺也兩舉足曰步步六尺也云步百為畝者廣一步長百步謂為一畝也畝母也既長百步可種苗稼有母養之功見也云畝百為夫者每一畝則廣六尺長百步今云畝百為夫則是方百步也謂為夫者古者賦田以百畝地給一農夫也夫所養人自隨地肥墽及其家人多少耳故王制云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是也云夫三為屋者每夫方百步今云夫三則是方百步者是三也若竝而言之則廣一里一里長三百步也而猶長百步也謂為屋者義名之也夫一家有夫婦子三者具則屋道乃成故合三夫目為屋也云屋

三為井者向屋廣一里長百步今三屋竝方之則方一里也名為井者因夫閒有遂水縱橫相通成井字也何者畝廣六尺長百步用耜耕之耜廣五寸方兩耜為耦長沮桀溺耦而耕是也是耦伐廣一尺也畝廣六尺以一尺耕伐地為溜通水流水流畝畝然因名曰畝也而夫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為遂九夫為井井閒廣深四尺謂之為溝取其遂水相通如井字故鄭玄曰似井字故謂為井也遂取其水始遂遂也溝取其漸深有溝洫也釋名云田閒之水曰溝溝搆也縱橫相交搆也云井十為通者此十井之地竝之則廣十里長一里也謂為通者其地有三十屋相通共出甲士一人徒卒二人也云通十為城者其城地方十里也謂為城者兵賦法一乘成也其地有三百屋出革車一乘甲士十人徒卒二十人也云城出革車一乘者出一乘是賦一成故謂城也云千乘之賦其地千乘也者有地方千里者千即是千城也則容千乘也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竒

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若方三百里三三為九則有方百里者九合成方十里者九百也是方三百里唯有九百乘也若作千乘猶少百乘百乘是方百里者一也今取方百里者一而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其廣十六里也今半斷各長三百里設法特埤前三百里南西二邊是方三百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方十六里者一有方十里者二又方一里者五十六里也是少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里也然則向割方百里者為六分埤方三百里兩邊猶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設法破而埤三百十六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方三百十六里有奇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周制上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方三百里子方二百里男方百里今千乘用地方三百十六里有奇故伯地不能容所以唯公侯封乃能容也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

過馬者雖魯方七百而其地賦稅亦不得過出千乘也故明堂位云賜魯革車千乘也云苞氏曰導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者此夏殷法也夏殷大國百里次國七十里小國五十里故方百里國中令出千乘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為井者此亦與周同也云井十為乘者此則與周異也周家十井為通通十為城城出一乘今此一通使出一乘則一城出十乘也云百里之國者適千乘者方百里者有方十里者百方十里者有方一里者百今制方一里者十出一乘則方十里者出十乘方百里者故出千乘也云馬融依周禮者馬氏所說是周禮制法也云苞氏依王制孟子者孟子及王制之言皆如苞氏所說也云義疑故兩存焉者此何平叔自下意也言馬及苞兩家之說竝疑未知誰是故我今注兩錄存之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

餘力則以學文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疏子曰至學文

云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者弟子猶子弟也言為人子弟者盡其孝悌之道也父母在閨門之內故云入也凡長比之疎外故云出也前句已决子善父母為孝善兄為悌父親故云入凡疎故云出也云謹而信者向明事親此辨接外也接外之禮唯謹與信也外能如此在親可知也云汎愛衆者汎廣也君子尊賢容衆故廣愛一切也云而親仁者君子義之與比故見有仁德者而親之也若非仁親則不與之親但廣愛之而已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者行者所以行事已畢之跡也若行前諸事畢竟而猶有餘力則宜學先王遺文五經六籍是也或問曰此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也 註馬融曰文者古之遺文也 即五經六籍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註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註孔安國曰盡忠節不愛其身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疏子夏曰至學矣　云賢賢易色者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故云賢賢易色也然云賢於賢者亦是獎勸之辭也又一通云上賢字猶尊重也下賢字謂賢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賢人則當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莊敬之容也云事父母能極其力者子事父母左右就養無方是能竭力也云事君能致其身者致極也士見危致命是能致極其身也然事君雖就養有方亦宜竭力於君親若患難故宜致身但親主家門非

患難之所故云竭力臣主捍難禦侮故云致身也云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入則事親出則事君而與朋友交接義主不欺故云必有信也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假令不學而生知如前則吾亦謂之學也此勸人學故也故王雍云言能行此四者雖云未學而可謂已學也生而知者上學而知者次若未學而能知則過於學矣蓋假言之以勸善行也　註孔安國曰子夏弟子卜商也　姓卜名商字子夏　言以至善也　此注如前通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註孔安國曰固蔽也一曰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註鄭玄曰主親也憚

難也疏子曰至憚改　云君子不重則不威者重為輕根靜為躁本君子之體不可輕薄也君子不重則無威無威則人不畏之也云學則不固者言君子不重非唯無威而學業亦不能堅固也故孔後注云言人不敢重既無威學人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也云主忠信者言君子既須威重又忠信為心百行之主也云無友不如己者者又明凡結交取友必令勝己勝己則己有日所益之義不得友不如己友不如己則己有日損故云無友不如己者或問曰若人皆慕勝己為友則勝己者豈友我耶或通云擇友必以忠信者為主不取忠信不如己者耳不論餘才也或通云敵則為友不取不敵者也蔡謨云本言同志為友此章所言謂慕其志而思與之同不謂自然同也夫上同乎勝己所以進也下同乎不如己所以退也閔天四賢上慕大王故四友是四賢上同心於大王非大王下同四賢也然則求友之道固當見賢思齊同志於勝己所以進德修業成天下之亹

疊也今言畝則為友此直自論才同德等而相親友耳非夫子勸教之本旨也若如所云則直諒多聞之益便辟善柔之誠異所施也云過則勿憚改者勿猶莫也憚難也友主切磋若有過失者當更相諫諍莫難改也一云若結友過誤不得善人則改易之莫難之也故李充云若友失其人改之為貴也　註孔安國曰固敝也　侃案孔訓固為蔽蔽猶當也言人既不能敦重縱學亦不能當道理也猶詩三百一言以蔽之蔽也　註鄭玄曰主親也憚難也　鄭心則言當親於忠信之人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註孔安國曰慎終者喪盡其哀也追遠者祭盡其敬也人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而皆歸於厚也疏　曾子曰至厚矣　明人君德也云慎終追遠者慎終謂喪盡其

哀也喪為人之終人子宜窮其哀戚是慎終也追遠謂三年之後為之宗廟祭盡其敬也三年後去親轉遠而祭極敬是追遠也一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宜慎也久遠之事錄而不忘是追遠也故熊埋云欣新忘舊近情之常累信近負遠義士之所棄是以慎終如始則尠有敗事平生不忘則久人敬之也云民德歸厚矣者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上能行慎終追遠之事則民下之德日歸於厚也一云君能行此二事是厚德之君也君德既厚則民咸歸依之也　註孔安國曰至厚也　此是前通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　註鄭玄曰子禽弟子陳亢也字子禽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也亢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

聞其國政求而得之耶抑人君自願與為治耶子貢曰
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也註鄭玄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人
求之異明人君自願求與為治也疏子禽問至與也云子禽問云云者
是此也此邦謂每邦非一國也禽問子貢怪孔子每所
至之國必早逆聞其國之風政也故問云求之與者與
語不定之辭也問言孔子每所至國必先逆聞其風政
為是就其國主求而得之否乎云抑與之與者抑語助
也亢又問言為是孔子不就國主求而國主自呼與孔
子為治而聞之否乎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荅禽說孔
子所以得逆聞之由也夫子即孔子也禮身經為大夫
者則得稱為夫子孔子為魯大夫故弟子呼之為夫子

也敦美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推人後己謂之讓言夫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測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聞之也故顧歡云此明非求非與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內充則是非自鏡也又一通云孔子入人境觀其民之五德則知其君所行之政也故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國入其境觀察風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溫良則其君政教之溫良也其民恭儉讓則政教恭儉讓也孔子但見其民則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云夫子之云云者此明夫子之求與人之求異也人則行就彼君求之而孔子至境推五德以測求之故云其諸異乎人之求之也諸猶之也與語助也故顧歡云夫子求知乎己而諸人訪之於聞故曰異也梁冀又云凡人求聞見乃知耳夫子觀化以知之與凡人異也 註於與聞其國政乃與逆也 註鄭玄曰至治也 云言夫子云云者亦會兩通也明不就人求故云異也云明人君云云者此云人君

自與之非謂自呼與之也政是人君所行見於民下不可隱藏故夫子知之是人君所行自與之也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註孔安國曰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孔安國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疏子曰至孝矣云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者此明人子之行也其其於人子也志謂在心未行也故詩序云在心為志是也言人子父在則已不得專行應有善惡但志之在心在心而外必有趣向意氣故可觀志也父若已沒則子得專行無憚故父沒則觀此子所行之行也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謂所觀之事也子若在父喪三年之內不改父風政此即是孝也所以是

孝者其義有二也一則哀毀之深豈復識政之是非故君薨世子聽冢宰三年也二則三年之內哀慕心事亡如存則所不忍改也或問曰若父政善則不改為可若父政惡惡教傷民寧可不改乎答曰本不論父政之善惡自論孝子之心耳若人君風政之惡則冢宰自行政若卿大夫之心惡則其家相邑宰自行事無關於孝子也 註孔安國曰在行也 云觀其志者志若好善聞善事便喜志若好惡聞善則不喜也云觀其行者得專行也 註孔安國曰至道也 此如後道也

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註馬融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 疏

有子曰至行也　云禮之用和爲貴者此以下明人君行化必禮樂相須用樂和民心以禮檢民跡跡檢心和故風化乃美故云禮之用和爲貴和即樂也變樂言和見樂功也樂既言和則禮宜云敬但樂用在內爲隱故言其功也云先王之道斯爲美者先王謂聖人爲天子者也斯此也言聖天子之化行禮亦以此用和爲美也云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若小大之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也云知和云云者上明行禮須樂此明行樂須禮也人若知禮用和而每事從和不復用禮爲節者則於事亦不得行也所以言亦者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　註馬融曰至行也　此解知和而和不以禮爲節義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註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不必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於義也恭近於禮遠

恥辱也註苞氏曰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註孔安國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疏有子曰至敬也云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為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若為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或問曰不合宜之信云何答曰昔有尾生與一女子期於梁下每期每會後一日急暴水漲尾生先至而女子不來而尾生守信不去遂守期溺死此是信不合宜不凡可復驗也云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者恭是遜從禮是體別若遜從不當於體則為恥辱若遜從近禮則遠於恥辱遜從不合禮者何猶如遜在牀下及不應拜而拜之之屬也云因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也者因猶親也人

能所親得其親者則此德可宗敬也親不失其親若近
而言之則指於九族宜相和睦也若廣而言之則是汎
愛衆而親仁乃義之與比是親不失其親也然云亦可
宗者亦猶重也能親所親則是重爲可宗也　註復猶
至義也　若如注意則不可得爲向者通也言信不必
合宜雖不合宜而其交是不欺不欺則猶近於合宜故
其言可覆驗也　註包氏曰至禮也　此注亦不依向
通也故言恭不合禮乃是非禮而交得遠於恥辱故曰
近禮也即是危行言遜得免遠恥辱也　註孔安國曰
至敬也　亦會二通然喪服傳云繼母與因母同是言繼
母與親母同故孔亦
謂此因爲親是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註鄭玄曰學者之志有
所不暇也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

也已矣註孔安國曰敏疾也有道者謂有道德者也正謂問事是非也疏子曰至已矣　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者此勸人學也既所慕在形骸之内故無暇復在形骸之外所以不求安飽也一簞一瓢是無求飽也曲肱陋巷是無求安也云敏於事者此以下三句是不能不安所為之事也敏疾也事所學之行也疾於所學之行也云而慎於言者言所學之言也所學之言當慎傳說之也云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有道德者也若前學之言行心有疑昧則往就有道德之人決正之也云可謂好學也已矣者合結食無求飽以下之事並是可謂好學者也

子貢問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註孔安國曰未足多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註鄭玄

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賤為憂苦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也註孔安國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者也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註孔安國曰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者也疏子貢問至來者也　云貧而無諂者乏財曰貧非分橫求曰諂也乏財者好以非分橫求也子貢問言若有貧者能不橫求何如故云貧而無諂也范甯云不以正道求人為諂也云富而無驕者積蓄財帛曰富陵上慢下曰驕也富積者既得人所求好生陵慢故云富

而無驕也云何如者陳二事既畢故問云何如也云子曰可也者答子貢也言貧富如此乃是可耳未足為多也范甯云孔子以為不驕不諂於道雖可未及臧也云未若貧而樂道者孔子更說貧行有勝於無諂者也貧而無諂乃是為可然而不及於自樂也故孫綽云顏氏之子一簞一瓢人不堪憂回也不改其樂也云富而好禮者也者又舉富行勝於不驕者也富能不驕乃是可嘉而未如恭敬好禮者也然不云富而樂道貧而好禮者亦各指事也貧者多憂而不樂故以樂為勝又貧無財以行禮故不云禮也富既饒足本自有樂又有財可行禮故言禮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子貢聞孔子言貧樂富禮竝是宜自切磋之義故引詩以證之也爾雅云治骨曰切治象曰磋治玉曰琢治石曰磨言骨象玉石四物須切磋乃得成器如孔子所說貧樂富禮是自切磋成器之義其此之謂不乎以諮孔子也云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既知引詩結成孔子之義故孔

子美之云始可與言詩也言始可者明知之始於此也云告諸往而知來者也者解所以可言詩義也諸之也言我往告之以貧樂富禮而子貢來答知引切磋之詩以起予也江熙云古者賦詩見志子貢意見故曰可與言詩矣夫所貴悟言者既得其言又得其旨也告往事而知將來謂聞夷齊之賢可以知不為衛君不欲指言其語故舉其類耳范甯云子貢欲躬行二者故請問也切磋琢磨所以成器訓誘學徒義同乎茲子貢富而猶慊仲尼欲戒以禮中子貢知心厲己故引詩以為喻也　註鄭玄曰至苦也　顔愿是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註王肅曰但患己之無能知也疏　子曰至人也　世人多言己有才而不為人所知故孔子解抑之也言不患人不知己但患己不知人耳故李充云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己故抑引之教興於此

矣

論語為政第二

疏為政者明人君為風俗政之法也謂之為政者後卷云政者正也子率而正孰敢不正又鄭注周禮司馬云政正也政所以正不正也所以次前者學記云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明先學後乃可為政化民故以為政次於學而也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註鄭玄曰德者無為譬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也疏子曰至共之云為政以德者此明人君為政教之法也德者得也言人君為政當得萬物之性故云以德也故郭象云萬物皆得性謂之德夫為政者奚事哉得萬物之性故云德而已也云譬如云云者此為為政以德之君為譬

也北辰者北極紫微星也所猶地也衆星謂五星及二十八宿以下之星也北辰鎮居一地而不移動故衆星共宗之以爲主也譬人君若無爲而御民以德則民共尊奉之而不違背猶如衆星之共尊北辰也故郭象云得其性則歸之失其性則違之

子曰詩三百註孔安國曰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註苞氏曰蔽猶當也曰思無邪註苞氏曰歸於正也疏子曰至無邪　此章舉詩證爲政以德之事也云詩三百者詩即今之毛詩也三百者詩篇大數也詩有三百五篇此舉其全數也云一言以蔽之者一言謂思無邪也蔽當也詩雖三百篇之多六義之廣而唯用思無邪之一言以當三百篇之理也猶如爲政其事乃多而終歸於以德不動也云曰思無邪者此即詩中之一言也言爲

政之道惟思於無邪無邪則歸於正也衛瓘云不曰思正而曰思無邪明正無所思邪邪去則合於正也

子曰導之以政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齊之以刑註馬融曰齊整之以刑罰也民免而無恥註孔安國曰苟免罪也導之以德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註格正也疏子曰至且格　此章證為政以德所以勝也云導之以政者將言其勝故先舉其劣者也導謂誘引也政謂法制也謂誘引民用法制也故郭象云政者立常制以正民者也云齊之以刑者齊謂齊整之也刑謂刑罰也故郭象云刑者興法辟以割制物者也云民免而無恥者免猶脫也恥恥辱也為政若以法制導民以刑罰齊民則民畏威苟且百方巧避求於免脫罪辟而不復知避恥故無恥也

故郭象云制有常則可矯法辟興則可避可避則違情而苟免可矯則去性而從制從制外正而心內未服人懷苟免則無恥於物其於化不亦薄乎故曰民免而無恥也云導之以德者此即舉勝者也謂誘引民以道德之事也郭象云德者得其性者也云齊之以禮者以禮齊整之也郭象云禮者體其情也云有恥且格者既導德齊禮故民服從而知愧恥皆歸於正也郭象云情有所恥而性有所本得其性則本至體其情則知恥知恥則無刑而自齊本至則無制而自正是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沈居士云夫立政以制物物則矯以從之用刑以齊物物則巧以避之矯則跡從而心不化巧避則苟免而情不恥由失其自然之性也若導之以德使物各得其性則皆用心不矯其真各體其情則皆知恥而自正也　註孔安國曰政謂法教也　法教即是法制也　註苞氏曰德謂道德也　亦得合郭象解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註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註孔安國曰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註鄭玄曰耳順聞其言而知其微旨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註馬融曰矩法也從心所欲無非法者疏子曰至踰矩此章明孔子隱聖同凡學有時節自少迄老皆所以勸物也云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者志者在心之謂也孔子言我年十五而學在心也十五是成童之歲識慮堅明故始此年而志學也云三十而立者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古人三年明一經從十五至三十是又十五年故通五經之業所以成立也云四十而不惑者惑疑惑也業成後已十年故無

所惑也故孫綽云四十强而仕業通十年經明行修德茂成於身訓洽邦家以之莅政可以無疑惑也六五十而知天命者天命謂窮通之分也謂天爲命者言人稟天氣而生得此窮通皆由天所命也天本無言而云有所命者假之言也人年未五十則猶有橫企無厓及至五十始衰則自審已分之可否也故王弼云天命廢興有期知道終不行也孫綽云大易之數五十天地萬物之理究矣以知命之年通致命之道窮學盡數可以得之不必皆生而知之也此勉學之至言也熊理云既了人事之成敗遂推天命之期運不以可否繫其理治不以窮通易其志也六六十而耳順者順謂不逆也人年六十識智廣博凡厥萬事不得悉須觀見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故王弼云耳順言心識在聞前也孫綽云耳順者廢聽之理也朗然自玄悟不復役而後得所謂不識不知從帝之則也李充云耳順者聽先王之法言則知先王之德行從帝之則

莫逆於心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云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從猶放也踰越也矩法也年至七十習與性成猶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故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於法度也所以不說八十者孔子唯壽七十三也說此語之時當在七十後也李充曰聖人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所以接世軌物者曷嘗不誘之以形器乎黜獨化之跡同盈虛之質勉夫童蒙而志乎學學十五載功可與立自志學迄於從心善始令終貴不踰法示之易行而約之以禮為教之例其在茲矣　註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也　終始即是分限所在也

孟懿子問孝註孔安國曰魯大夫仲孫何忌也懿謚也

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註鄭玄曰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

也樊遲弟子樊須也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
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疏孟懿子問至以禮　云孟懿子問孝者孟懿子魯大夫也
問孝問於孔子為孝之法也云子曰無違者孔子荅也
言行孝者每事須從無所違逆也云樊遲御者樊遲孔
子弟子樊須也字子遲御御車也謂樊遲時為孔子御
車也云子告云云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前荅懿子之
問云無違恐懿子不解而他日樊遲為孔子御車孔子
欲使樊遲為孟孫解無違之旨故語樊遲云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無違也云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不曉
無違之旨故反問之何謂也云子曰云云者向樊遲釋
無違旨也孟孫三家僭濫違禮故孔子以每事須禮為
荅也此三事為人子之大禮故特舉之也故衛瓘云三
家僭侈皆不以禮也故以禮荅之也或問曰孔子何不
即告孟孫乃遲告樊遲耶荅曰欲厲於孟孫言其人不

足委曲即亦示也所以獨告樊遲者舊說云樊遲與孟孫親狎必問之也一云孟孫問時樊遲在側孔子知孟孫不曉後必問樊遲故後遲御時而告遲也　註孔安國曰至謚也　云魯大夫仲孫何忌者仲孫是其氏也何忌是其名也然曰孟懿子而不云仲孫者魯有三卿至八佾自釋也云懿謚也皆謚者明行之跡也生時有百行之不同死後至葬隨其生時德行之跡而為名稱猶如經緯天地曰文撥定禍亂曰武之屬也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註馬融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武謚也言孝子不妄為非唯有疾病然後使父母之憂耳　疏孟武伯問至之憂　云孟武伯問孝者孟武伯懿子之子也亦問孔子行孝之法也云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者荅也其其於人子也言人子欲常敬慎自居不為非法橫使

父母憂也若已身有疾唯此一條非人所及可測尊者憂耳唯其疾之憂也。

子游問孝註孔安國曰子游弟子也姓言名偃也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註苞氏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疏子游問至別乎云子游問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荅也今之謂當孔子時也夫孝為體以敬為先以養為後而當時皆多不孝縱或一人有唯知進於飲食不知行敬故云今之孝者是謂能養也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者此舉

能養無敬非孝之例也犬能為人守禦馬能為人負重載人皆是能養而不能行敬者故云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也云不敬何以別乎者言犬馬者亦能養人但不知為敬耳人若但知養而不敬則與犬馬何以為殊別乎

註苞氏曰至畜之也　云犬以守禦馬以代勞能養人者也者唯不知敬與人為別耳云一曰人之所養乃能至於犬馬者此釋與前異也言人所養乃至養於犬馬也云不敬則無以別者養犬馬則不須敬若養親而不敬則與養犬馬不殊別也云孟子曰養而不愛豕畜之也者引孟子語證彼通也言人畜養豕但以食之而不愛重之也云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者又言人養珍禽奇獸亦愛重之而不恭敬之也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註苞氏曰色難謂承望父母顏色乃為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註馬融曰

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也曾是以為孝乎註馬融曰孔子喻子夏曰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乎未足為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是為孝耳疏子夏問至孝乎○云子夏問孝者亦問行孝法也云子曰色難者荅也色謂父母顏色也言為孝之道必須承奉父母顏色此事為難故曰色難也故顏延之云夫氣色和則情志通善養親之志者必先和其色故曰難也云有事弟子服其勞者此以下是易而非孝子之事也有事謂役使之事也弟子謂為人子弟者也服謂執持也勞勞苦也言家中有役使之事而弟子自執持不憚於勞苦也云有酒食先生饌者先生謂父兄也饌猶飲食也言若有酒食則弟子不敢飲食必以供飲食於父母也云曾是以為孝乎者曾猶嘗也言為人子弟先勞後食此乃是人子人弟之常事最易處耳誰嘗謂此

為孝乎言非孝也故江熙稱或曰勞役居前酒食處後是人子之常事未足稱孝也然此四人問孝是同而夫子答異者或隨疾與藥或寄人弘教也懿子武伯皆明以其人有失故隨其失而答之子游子夏是寄二子以俱明教也故王弼云問同而答異者或攻其短或矯其時失或成其志或說其行又沈峭云夫應教紛紜常係汲引經營流世每存急疾今世萬途難以同對互舉一事以訓來問來問之訓縱橫異轍則孝道之廣亦以明矣 註馬融曰先生謂父兄也 然禮唯呼師為先生謂資為弟子此言弟子以對先生則似非子弟對父兄也而注必謂先生為父兄者其有二意焉一則既云問孝孝是事親之目二則既釋先生為父兄欲寄在三事同師親情等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註孔安國曰回弟子也

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者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也註孔安國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也疏子曰至愚也不違如愚者此章美顏淵之德也云吾與回言終日回者顏淵名也愚者不違之稱也自形器以上名之為無聖人所體也自形器以還名之為有賢人所體也今孔子終日所言即入於形器故顏子聞而即解無所諮問故不起發我道故言終日不違也一往觀回終日默識不問殊似於愚魯故云如愚故繆播云將言形器形器顏生所體莫逆於心故若愚也云退而云云者退謂回聽受已竟退還其私房時也省視也其私謂顏私與諸朋友談論也發發明義理也言回就人衆講說見回不問

如似愚人今視回退還私房與諸子覆述前義亦足發明義理之大體故方知回之不愚也熊理云察退與二三子私論亦足以發明聖奧振起風訓也回之似愚而豈愚哉既以美顔又曉衆人未達者也註孔安國曰至者也　諸弟子不解故時或諮問而顔回黙識故不問不問如愚者之不能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註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也觀其所由註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也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註孔安國曰廋匿也言觀人之終始安有所匿其情也疏　子曰至廋哉　此章明觀知於人之法云視其所以者以用也其其彼人也若欲知彼人行當先視其即日所行用之事也云觀其所由者由者經歷也又次觀彼人從來所經歷處之故

事也云察其所安者察謂心懷忖測之也安謂意氣歸向之也言雖或外跡有所避而不得行用而心中猶趣向安定見於貌者當審察以知之也然在用言視由言觀安言察者各有以也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為難故言觀情性所安最為深隱故云察也云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焉安也廋匿也言用上三法以觀驗彼人之德行則在理必盡故彼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故江熙云言人誠難知以三者取之近可識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註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也疏子曰至師矣　此章明為師之難也溫溫燖也故謂所學已得之事也所學已得者則溫燖之不使忘失此是月無忘其所能也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也知新謂日知其所

亡也若學能日知所亡月無忘所能此乃可為人師也孫綽云滯故則不能明新希新則存故不篤常人情也惟心平秉一者守故彌溫造新必通斯可以為師者也　註溫尋也　溫是尋繹之義亦是燖煖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器註苞氏曰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也疏子曰君子不器　此章明君子之人不係守一業也器者給用之物也猶如舟可汎於海不可登山車可陸行不可濟海君子當才業周普不得如器之守一也故熊埋云器以名可繫其用賢以才可濟其業業無常分故不守一名用有定施故舟車殊功也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註孔安國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疏子貢問至從之　云子貢問君子者問施何德行而

可謂為君子乎云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者答云君子先行其言而後必行行以副所言是行從言也若言而不行則為辭費君子所恥也又一通云君子之言必為物楷故凡有言皆令後人從而法之也故王朗云鄙意以為立言之謂乎傳曰大上有立德其次立言明君子之道言必可則令後世準而從之故曰而後從之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註孔安國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也小人比而不周疏子曰至不周　此章明君子行與小人異也云君子周而不比者周忠信也比阿黨也君子常以忠信為心而無相阿黨也云小人比而不周者與君子反也小人唯更相阿黨而竝不忠信也然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為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為阿黨耳若互而言周名亦有惡比名亦有善者故春秋傳云是謂比周言其為惡周遍天下也易卦有比比則是輔里仁云君子義之與比比則是親雖

非廣稱文亦非惡今此文既言周以對比故以為惡耳孫綽云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也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註苞氏曰學而不尋思其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註不學而思終卒不得使人精神疲殆也疏子曰至則殆　此章教學法也云學而不思則罔者夫學問之法既得其文又宜精思其義若唯學舊文而不思義則臨用行之時罔罔然無所知也又一通云罔誣罔也言既不精思至於行用乖僻是誣罔聖人之道也云思而不學則殆者又若不廣學舊文而唯專意而獨思則精神疲殆而於所業無功也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註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

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疏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此章禁人雜學諸子百家之書也攻治也古人謂學為治故書史載人專經學問者皆云治其書治其經也異端謂雜書也言人若不學六籍正典而雜學於諸子百家此則為害之深故云攻乎異端斯害也已矣斯害也已矣者為害之深也註善道至者也云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者善道即五經正典也有統統本也謂皆以善道為本也殊途謂詩書禮樂為教之途不同也同歸謂雖所明各異而同歸於善道也云異端不同歸者也者諸子百家並是虛妄其理不善無益教化故是不同歸也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註孔安國曰由弟子也姓仲名由字子路也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疏子曰至知

也　此章抑子路兼人也云子曰由者由子路名也子路有兼人之性好以不知為知也孔子將欲教之故先呼其名也云誨汝知之乎者誨教也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欲教汝知之文章乎云知之為知之不知之為不知者汝若心有所不知則當云不知不可妄云知之也云是知也者若不知云知此則是無知之人耳若實知而云知此乃是有知之人也又一通云孔子呼子路名云由我從來教化於汝汝知我教汝以不乎汝若知我教則云知若不知則云不知能如此者是有知之人也

子張學干禄註鄭玄曰子張弟子也姓顓孫名師字子張也干求也禄禄位也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註苞氏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

少過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註苞氏曰殆危也所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也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註鄭玄曰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也疏子張學至中矣 云子張學干祿者干求也祿祿位也弟子子張就孔子學求祿位之術也云子曰多聞闕疑者答求祿術也疑疑惑之事也言人居世間必多有所聞所聞之事必有疑者有解者解者則心錄之若疑者則廢闕而莫存錄故云多聞闕疑云慎言其餘者其餘謂所心解不疑者也已闕廢可疑者而所餘不疑者雖存錄在心亦何必中理故又宜口慎言之也云則寡尤者寡少也尤過也既闕可疑又慎言所不疑能如此者則生平之言少有過失也云多見闕殆者殆危也言人若眼多所見闕廢其危殆者不存錄之也云慎行其餘者其

餘謂自所録非危殆之事也雖已廢危殆者而所餘不殆者亦何必然中其理故又宜慎行之也云則寡悔者悔恨也既闕於危殆者又慎行所不殆能如此者則平生所行少悔恨也云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者其餘若能言少過失行少悔恨則禄位自至故云禄在其中也故范甯云發言少過履行少悔雖不以要禄乃致禄之道也仲尼何以不使都無尤悔而言寡尤乎顔回猶不二過蘧伯玉亦未能寡其過自非聖人何能無之子張若能寡尤悔便為得禄者也　註鄭玄曰至道也　言當無道之世德行如此雖不得禄若忽值有道之君則必見用故云得禄之道也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註苞氏曰哀公魯君之諡也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註苞氏曰錯置也舉用正

直之人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矣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疏 哀公問至不服　云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者哀公失德民不服從而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民服之法也云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荅哀公民服之法也凡稱子曰則是弟子所記若稱孔子則當時人非弟子所記後為弟子所撰仍舊不復改易故依先呼孔子也直謂正直之人也錯置也枉委曲邪佞之人也言若舉正直之人為官位為廢置邪佞之人則民服君德也亦由哀公廢直用枉故也故范甯云哀公捨賢任佞故仲尼發乎此言欲使舉賢以服民也云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此舉哀公之政如此故民不服也江熙云哀公當千載之運而聖賢滿國舉而用之魯其王矣而唯好耳目之悅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既而苦之乃有此問也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註孔安國曰魯卿季孫肥也康謚也子曰臨民之以莊則民敬註苞氏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也孝慈則忠註苞氏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註苞氏曰舉用善人而教不能者則民勸也疏季康子問至民勸　云季康子問云云者季康子魯臣也其既無道僭濫故民不敬不忠不相勸獎所以問孔子求學使民行敬及忠及勸三事也故云如之何云子曰云云者答使為三事之術也民從上化如草從風也臨謂以高視下也莊猶嚴也言君居上臨下若自能嚴整則下民皆為敬其上也云孝慈則忠者又言君若上孝父

毋下慈民人則民皆盡竭忠心以奉其上也故江熙云言民法上而行也上孝慈則民亦孝慈孝於其親乃能忠於君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也云舉善而教不能則民勸者又言若民中有善者則舉而祿位之若民中未能善者則教令使能若能如此則民競為勸慕之行也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註苞氏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也子曰書云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也奚其為為政註苞氏曰孝于惟孝者美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是與為政同耳疏或謂至為政　云或謂云云者或者或有一人不記其姓名也奚何也政謂居

官南面也或人見孔子栖遑故問孔子曰何不為政處官位乎云子曰云云者此以上並尚書言也引書以答或人也然此語亦與尚書微異而義可一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為友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於孝也施行也言人子在閨門當極孝於父母而極友於兄弟若行此二事有政即亦是為政也云奚其為為政者此是孔子正答於或人也言施行孝友有政家家皆正則邦國自然得正亦又何用為官位乃是為政乎故范甯云夫所謂政者以孝友為政耳行孝友則是為政復何者為政乎引周書所以明政也或人貴官位而不存孝道故孔子言于此也 注苞氏曰至同耳 云孝于云云者惟令極行於孝故云美孝之辭也然友于兄弟是善於兄弟則孝于惟孝是善於父母也父母既云孝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友也所以互見之也云施行云云皆行孝友有政道即與為政同更何所别復為政乎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註孔安國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註苞氏曰大車牛車輗者轅端橫木以縛枙者也小車駟馬車也軏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疏子曰至之哉此章明人不可失信也云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若無信雖有他才終為不可故云不知其可也云大車云云者此為無信設譬也言人以信得立如大小之車由於輗軏以得行也若車無輗軏則車何以得行哉如人而無信則何以得立哉故江熙稱彥升曰車待輗軏而行猶人須信以立也註孔安國曰至可也其餘謂他才伎也註苞氏曰至者也云大車牛車者牛能引重故曰大車也云輗者轅端橫木以縛枙者也者端頭也古作牛車

二轅不異即時車但轅頭安梔與今異也即時車梔用曲木駕於牛脰仍縛梔兩頭著兩轅古時則先取一橫木縛著兩轅頭又別取曲木為梔縛著橫木以駕牛脰也即時一馬牽車梔猶如此也云小車駟馬車也者馬所載輕故曰小車也四馬共牽一車即今龍旂車是也云軏者轅端上曲拘衡者也者衡橫也四馬之車唯中央有一轅轅頭曲向上此拘駐於橫名此曲者為軏也所以頭拘此橫者轅駕四馬故先横一木於轅頭而縛梔著此橫此橫既為四馬所載恐其不堅故特置曲梔軏裹使牽之不脫也猶即時龍旂車轅端為龍角横拄龍頭上曲處也鄭玄曰軏穿轅端著之軏因轅端著之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註孔安國曰文質禮變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註馬融曰所因謂三綱五常也所損益謂文質三統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亦可知也註馬融曰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豫知也疏子張問至知也云子張問十世可知也者十世謂十代也子張見五常三王文質變易世代不同故問孔子從今以後方來之事假設十代之法可得逆知以不乎云子曰殷因云云者孔子舉前三代禮法相因及所損益以為後代可知之證也言殷代夏立而因用夏禮及損益夏禮事事可得而知也云周因云云者又周代殷立亦有因殷禮及有所損益者亦事事可知也云其或云云者既因變有常故從今以後假令或有繼周而王者王王相承至於百世亦可逆知也言或者爾時周猶在不敢指斥百代故云其或也註馬融曰至統也云所因謂三綱五常者此是周所因於殷

殷所因於夏之事也三綱謂夫婦父子君臣也三事為人生之綱領故云三綱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也就五行而論則木為仁火為禮金為義水為信土為智人稟此五常而生則備有仁義禮智信之性也人有博愛之德謂之仁有嚴斷之德為義有明辨尊卑敬讓之德為禮有言不虛妄之德為信有照了之德為智此五者是人性之恒不可暫捨故謂五常也雖復時移世易事歷今古而三綱五常之道不可變革故世世相因百代仍襲也云所損益謂文質三統者夫文質再而復正朔三而改質文再而復者若一代之君以質為教者則次代之君必以文教也以文之後君則復質質之後君則復文循環無窮有興必有廢廢興更遞故有損益也正朔三而改者三代而一周也夫人君為政所尚不同必各有所統統則有三也案大傳云王者始起改正朔易服色夫正朔有三本亦有三統明王者受命各統一正也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又禮三正記

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尚書大傳云夏以孟春為正殷以季冬為正周以仲冬為正又曰夏以十三月為正色尚黑以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也白虎通云王者受命必改正朔者明易姓示不相襲明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耳目以化又云十三月之時萬物始達孚甲而出皆黑人得加功力故夏為人正色尚黑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芽而白白者陰氣故殷為地正色尚白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核故黃泉之下萬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為天正色尚赤也又云天道左旋改正右行者非改天道但改日月耳日月右行故改正右行日尊於月不言正日而言正月者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據物為正也天質地文周反天統何質文再改正朔三易三微質文正不相因故正不隨質文也三統之義如此然舊問云夏用建寅為正物初出色黑故尚黑今就草木初生皆青而

云黑何也舊通云物初出乃青遠望則黑人功貴廣遠故也且一日之中天有青時故取其黑也又舊問云三正為正是三王為上代已有舊通有二家一云正在三代三代時相統故須變革相示也又一家云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也伏犧為人統神農為地統黃帝為天統少昊猶天統言是黃帝之子故不改統也顓頊為人統帝嚳為地統帝堯是為嚳子亦為地統帝舜為天統夏為人統殷為地統周為天統三正相承若連環也今依後釋所以必從人為始者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為始也而禮家從夏為始者夏是三王始故舉之也又不用建卯建辰為正者于是萬物不齊莫適所統也　註馬融曰至知也　云物類相招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招因而不變者也云勢數相生者謂文質三統及五行相次各有勢數也如太昊木德神農火德黃帝土德少昊金德顓頊水德周而復始其勢運相變生也云其變有常故可豫知者豫逆也有因有變各有其常以此

而推故百世可逆知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註鄭玄曰人神曰鬼非其祖考而祭之是諂以求福也見義不為無勇也註孔安國曰義者所宜為也而不能為是無勇也疏子曰至勇也云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者諂横求也鬼神聰明正直不歆非禮人若非己祖考而祭之是為諂求福也云見義不為無勇也者義謂所宜為也見所宜為之事而不為是無勇欤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一

論語集解義疏卷二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八佾第三

疏八佾者奏樂人數行列之名也此篇明季氏是諸侯之臣而僭行天子之樂也所以次前者言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八佾次為政也又一通云政既由學學而為政則如北辰若不學而為政則如季氏之惡故次為政也然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以標篇也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註馬

融曰孰誰也佾列也天子八佾諸侯六卿大夫四士二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今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也疏孔子謂至忍也云孔子謂季氏者謂者評論之辭也夫相評論有對面而言有遥相稱評若此後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則是對面而也今此所言是遥相評也季氏魯之上卿也魯有三卿並豪强僭濫季氏是上卿為僭濫之端故特舉謂季氏也云八佾舞於庭者此是孔子所識之事也佾猶行列也天子制八音為樂以調八風故舞人亦有八行每八人為行八八六十四人則天子舞者用六十四人也魯有周公之故故天子賜魯用天子八佾之樂而季氏是魯臣乃僭取八佾樂於其家廟庭而舞之故云八佾舞於庭也云是可忍

也者是猶此也此此舞八佾之事也忍猶容耐也孔子曰僭此八佾之舞若可容忍者也云孰不可忍也者孰誰也言若此僭可忍則天下為惡誰復不可忍也 註馬融曰至識之也 云天子八佾者天子用八以象八風八風者八方八卦之風也北曰廣漠風東北曰條風東曰明庶風東南曰清明風南曰景風西南曰涼風西曰閶闔風西北曰不周風也云諸侯六者六禮降殺以兩天子八佾諸侯故云六佾也云卿大夫四士二者杜注左氏傳及何注公羊傳皆云諸侯六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也云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者據天子之佾人數也云魯以周公故者故周公有相輔成王攝天子位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還成王之故也云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者由周公之故故受天子禮八佾舞也云今季氏亦云者卑者濫用尊者之物曰僭也桓子家之豪强起於季氏文子武子平子悼子至桓子五世故後引稱孔子曰政

逮於大夫四世矣是也今孔子所識皆識其五世而注獨云桓子者是時孔子與桓子政相值故舉值者言之

三家者以雍徹註馬融曰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雍周頌臣工篇名也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者也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註苞氏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也雍篇歌此曲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耶

疏三家至之堂　云三家者以雍徹者入識其失也三家即是仲孫叔孫季孫也並皆僭濫故此并言之也

季氏為最惡故卷初獨言季氏也雍者詩篇名也徹者禮天子祭竟欲徹祭饌則使樂人先歌雍詩以樂神後乃徹祭器於時三家祭祭竟亦歌雍詩以徹祭饌故云三家者以雍徹也云子曰云云者前是祭者之言此是孔子語也孔子稱雍詩之曲以譏三家也相助也辟猶諸侯也公二王之後也穆穆敬也奚何也孔子曰此詩曲言時助祭者有諸侯及王者後而天子容儀盡敬穆穆然今三家之祭但有其家臣而已有何諸侯二王後及天子穆穆乎既無此事何用空歌此曲於其家之廟堂乎或問曰魯祭亦無諸侯及二王後那亦歌此曲耶答曰既用天子禮樂故歌天子詩也或通云既用天子禮樂故當祭時則備設此諸官也或云魯不歌此雍也季氏自僭天子禮非僭魯也 註馬融曰至者也 云三家者謂仲孫叔孫季孫也者 三孫同是魯桓公之後桓公嫡子莊公為君而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也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

之後後子孫皆以其先仲叔季為氏故有此三氏並是桓公子孫故俱稱孫也亦曰三桓子孫也仲孫氏後世改仲曰孟孟者庶長之稱也言已家是庶不敢與莊公為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而云孟孫氏也云雍周頌云云者天子徹祭所以歌雍者雍詩云有客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言祭事周畢有客甚自雍和而至皆並肅敬時助祭者有諸侯及二王後而天子威儀又自穆穆是禮足事竟所以宜徹故歌之以樂神也 註苞氏曰至堂耶 云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也者辟訓君君故是諸侯也二王後稱公公故是二王後也云穆穆云云者唯天子祭有此也云今三家云云者大夫稱家今三卿之祭但有家臣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來助祭耳有何辟公天子穆穆而空歌此曲於堂乎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註苞氏曰言

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也疏子曰至樂何此章亦為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江熙云所貴禮樂者以可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也然其人存則興其人已則廢而不仁之人居得興之地而無能興之道則仁者之屬無所施之故歎之而已

林放問禮之本註鄭玄曰林放魯人也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註包氏曰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也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也疏林放問至寧戚云林放問禮之本者問孔子求知禮之本也云子曰大哉問者重林放能問禮之本故美其問而稱之大哉也故王弼曰時人棄本崇末故大其能尋本禮意也云禮與其奢也寧儉者美之既

竟此答之也奢奢侈也儉儉約也夫禮之本意在奢儉之中不能中者皆為失也然為失雖同而成敗則異奢則不遜儉則固陋俱是致失奢不如儉故云禮與其奢寧儉也云喪與其易也寧戚者易和易也戚哀過禮也凡喪有五服輕重者各宜當情所以是本若和易及過哀皆是為失會是一失則易不若過哀故云寧戚也或問曰何不答以禮本而必言四失何也答云舉其四失則知不失即其本也其時世多失故因舉失中之勝以誡當時也　註包氏曰至戚也　就注意即所答四失從二即是禮本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註包氏曰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疏子曰至亡也　此章為下僭上者發也諸夏中國也亡無也言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周室既衰諸侯放恣禮樂征伐之權不復出自天子反不如夷狄之國尚

有尊長統屬不至如我中國之無君也　註苞氏曰諸
夏中國也　謂中國為諸夏者夏大也中國禮大故謂
為夏也諸之
也語助也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　註馬融曰旅
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今陪臣祭泰山
非禮也冉有弟子冉求也時仕季氏救猶止也　對曰不
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註苞氏曰神不享
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耶欲誣而
祭之也　疏　季氏旅至放乎　云季氏旅於泰山也者　又
譏季氏僭也旅祭名也鄭注周禮云旅非常

祭也今季氏祭泰山是非常祭故云旅也泰山魯之泰山也禮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止祭其封內大夫位非專封則不得祭山川而季氏亦僭祭魯泰山也云子謂冉有曰汝不能救與者冉有孔子弟子也救猶諫止也時冉有仕季氏家季氏濫祀故孔子問冉有言汝既仕彼家那不能諫止其濫祀乎云對曰不能者冉有對孔子也不能謂季氏豪僭雖諫不能止也云子曰嗚呼者孔子更説季氏之失故先歎而後言也嗚呼歎也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者曾之言則也乎助語也孔子曰林放尚能問禮本況泰山之神聰明正直而合歆此非禮之祀也乎若遂歆此非禮之食則此神反不如林放也既必無歆理豈可誣罔而祭之乎故云則可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註馬融曰至禮也

云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也者泰山在魯魯君宜祭之耳云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者陪重也魯是天子臣而季氏是魯臣於天子為重臣重臣而與天子俱祭名山故為非禮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註孔安國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註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其爭也君子註馬融曰多算飲少算君子之所爭也疏子曰至君子　此章明射之可重也云君子無所爭者言君子恒謙卑自牧退讓明禮故云無所爭也云必也射乎者言雖他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於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爵土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則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土此射事既重

非唯自辱乃係累已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云揖讓而升下者射儀云禮初主人揖賓而進交讓而升堂及射竟勝負已決下堂猶揖讓不忘禮故云揖讓而升下也云而飲者謂射不如者而飲罰爵也射勝者黨酌酒跪飲於不如者云敬養所以然者君子敬讓不以已勝為能不以彼負為否言彼所以不中者非彼不能政是有疾病故也酒能養病故酌酒飲彼亦養彼病故云敬養也所以禮云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而不如者亦跪受酒而云賜灌灌猶飲也言賜飲者服而為敬辭也云其爭也君子者夫小人之爭必攘臂厲色令此射雖心止不忘中而進退合禮史相辭讓跪授跪受不亦君子之容故云其爭也君子也　註王肅曰至飲也　就王注意則云揖讓而升下也若餘人讀則云揖讓而升升屬上句又云下而飲下屬下句然此讀不及王意也　註馬融曰至爭也　此謂其爭也君子也　算

猶籌也射者此結朋黨各有算數每中則以算表之若中多則算多故云多算也中少則算少故云少算也凡情得勝則自為矜貴今射雖多算當猶自酌酒以飲少算不敢自高是君子之所爭也故云君子之所爭也然釋此者云於射無爭非今所安耶復記之李充曰君子謙卑以自牧後己先人受勞辭逸未始非讓何爭之有乎射藝競中以明能否而處心無措者勝負若一由此觀之愈知君子之無爭也欒肇曰君子於射講藝明訓考德觀賢繁揖讓以成禮崇五善以興教故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言於射尤必君子之無爭周官所謂陽禮教讓則民不爭者也君子於禮所主在重而所略在輕若升降揖讓於射則爭是為輕在可讓而重在可爭豈所謂禮敬之道哉且爭無益於勝功者也求勝在己理之常也雖心在中質不可謂爭矣故射儀曰失諸正鵠還求諸身求中以辭養不為爭勝以恥人也又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因稱此

言以證無爭焉誠以爭名施於小人讓分定於君子也今說者云必於射然後有爭此為反論文背周官違禮記而後有爭之言得通考諸經傳則無爭之證益明矣范甯亦云無爭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註馬融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也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子曰繪事後素註鄭玄曰繪畫文也凡畫繪先布衆采然後以素分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也曰禮後乎註孔安國曰孔子言繪事後素子夏聞而解知以素喻禮

故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註苞氏曰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　疏子夏問至已矣　云子夏問云云者此是衛風碩人閔莊姜之詩也莊姜有容有禮衛侯不好德而不荅故衛人閔之也巧笑笑之美者也倩巧笑貌也言人可憐則笑巧而貌倩倩然也美目目之美者也盼動目貌也言人可憐則目美而貌盼盼然也素白也絢文貌也謂用白色以分間五采使成文章也言莊姜既有盼倩之貌又有禮自能結束如五采得白分間乃文章分明也子夏讀詩不達此語故云何謂以問孔子也云子曰繪事後素者荅子夏也繪畫也言此上三句是明美人先有其質後須其禮以自約束如畫者先雖布眾采陰映然後必用白色以分間之則畫文分明故曰繪事後素也云曰禮後乎者子夏聞孔子云繪事後素而

解特喻人雖可憐必後用禮故云禮後乎云子曰云云者起發也予我也孔子但言繪事後素而子夏仍知以素喻禮是達詩人之旨以起發我誤故始可與言詩也沈居士曰孔子始云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未見貧者所以能樂道富者所以能好禮之由子貢答曰切磋琢磨所以得好禮也則是非但解孔子旨亦是更廣引理以答也故曰告諸往而知來者也孔子云繪事後素本致是以素喻禮子夏答云禮後乎但是解夫子語耳理然所廣故云起予而不云知來也　註此上至逸也云此上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者巧笑及美目即見衛風碩人第二章云其下一句逸也者素以為絢之一句也已散逸則衛風所無也　註鄭玄曰繪畫文也又刺繡成文則謂之繡畫之成文謂之為繪也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

足徵也註苞氏曰徵成也杞宋二國名也夏殷之後也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之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註鄭玄曰獻猶賢也我能不以其禮成之者以此二國之君文章賢才不足故也疏子曰至之矣　此章明夏殷之後失禮也　云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者夏禮謂禹時禮也即孔子往杞所得夏時之書也杞夏之後所封之國也徵成也夏桀失國周封其後東婁公於杞當于周末而其君昏闇故孔子言夏家之禮吾能言之但杞君昏闇不足與共成其先代之禮故云杞不足徵也云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者殷禮殷湯之禮即孔子往宋所得坤乾之書也宋殷之後所封之國也紂失國周封微

子於宋也孔子曰殷湯之禮吾亦能言但于時宋君暗亂不足以與共成之也云文獻不足故也者解所以不足成義也文文章也獻賢也言杞宋二君無文章賢才故我不足與成之云足則吾能徵之矣者若文章賢才足則吾豈不與成之乎故云足則吾能徵之矣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註孔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也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別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疏子曰至之矣　此章明魯祭失禮也禘者大祭名也周禮四時祭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

又四時之外五年之中別作二大祭一名禘一名祫而
先儒論之不同今不具說且依注梗概而談也謂為禘
者諦也謂審諦昭穆也灌者獻也酌鬱鬯酒獻尸灌地
以求神也禮禘必以毀廟之主陳在太祖廟未毀廟之
主亦升於太祖廟序諦昭穆而後共合食堂上未陳列
主之前王與祝入太祖廟室中以酒獻尸尸以祭灌於
地以求神求神竟而出堂列定昭穆備成祭禮時魯家
逆祀尸主亂次當於灌時未列昭穆猶有可觀既灌以
後逆列已定故孔子云不欲觀也往猶後也不言祫唯
云禘者隨爾時所見也　註孔安國曰至之矣　云禘
祫之禮為序昭穆也者列諸主在太祖廟堂太祖之主
在西壁東向太祖之子為昭在太祖之東而南向太祖
之孫為穆對太祖之子而北向以次東陳在北者曰昭
在南者曰穆所謂父昭子穆也昭者明也尊父故曰明
也穆敬也子宜敬於父也云故毀廟云云者孔及先儒
義云禘祫禮同皆取毀廟主及未毀廟之主並升列昭

穆在太祖廟堂也云灌者云云者鬱鬯煮鬱金之草取汁釀黑黍一秠二米者為酒酒成則氣芬芳調暢故呼為鬯亦曰秬鬯也若又擣鬱金取汁和莎泲於此暢則呼為鬱鬯但先儒舊論灌法不同一云於太祖室裏龕前東向束白茅置地上而持鬯酒灌白茅上使酒味滲入淵泉以求神也而鄭康成不正的道灌地或云灌尸或云灌神故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珪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謂以圭瓚酌暢始獻神也又祭統云君執圭瓚灌尸太宗執璋瓚亞灌鄭注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灌尸之事乃後迎牲叅鄭二注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注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云旣灌之後别尊卑序昭穆者謂灌竟尸出堂時也云魯為云云者躋升也僖公閔公俱是莊公之子僖庶子而年長閔嫡而幼莊公甍而立閔公為君則僖為臣事閔

閔薨而僖立為君僖後雖為君而昔是經閔臣至僖薨列主應在閔下而魯之宗人夏父弗忌佞僖公之子文公云吾聞新鬼大故鬼小故升僖於閔上逆祀亂昭穆故孔子不欲觀之也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註孔安國曰答以不知者為魯君諱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註苞氏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疏或問至其掌云或問禘之說者或人聞孔子不欲觀禘故問孔子以求知禘義之舊說也示子曰不知也者孔子答或人曰不知禘禮舊說也所以然者若依舊說而答之則魯非禮之事顯若依魯而說之則又乖正教既欲為魯諱故云不知也云知

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者孔子為國諱而荅以不知遂更不說則千載之後長言禘禮為聖所不知此事永絕故更向或人陳其方便也言若欲知禘說其自不難於天下之人莫不知矣人人皆知如示以掌中之物無不知了者也故云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也斯此也此此孔子掌中也示指其掌者此記者所言以釋孔子語也孔子既云易知而申掌又以一手自指所申之掌以示或人云其如示諸此也是孔子自指其掌也　註孔安國曰至諱也　臣為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註苞氏曰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為之故不致敬

於心與不祭同也疏祭如至不祭　云祭如在者此以下二句乃非孔子之言亦因前而發也為魯祭臣處其君上是不如在故明宜如在也此先說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云祭神如神在者此謂祭天地山川百神也神不可測而心期對之如在此也云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既並須如在故記者引孔子語證成已義也孔子言我或疾或行不得自祭使人攝之雖使人代攝而於我心不盡是與不祭同也　註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也　所以祭之日思親居處笑語及所好樂嗜欲事事如生存時也　註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　孔所以知前是祭人鬼後是祭百神者凡且稱其在以對不在也前既直云如在故則知是人鬼以今之不在對於昔之在也後既云祭神如神在再稱於神則知神無存沒期之則在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奥寧媚於竈何謂也註孔安國

曰王孫賈衛大夫也奧内也以喻近臣也竈以喻執政也賈者執政者也欲使孔子求昵之故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註孔安國曰天以喻君也孔子距之曰如獲罪於天無所禱於衆神也疏王孫賈問至禱也　云王孫賈問云云者此世俗舊語也媚趣向也奧内也謂室中西南角室向東南開戶西南安牖牖内隱奧無事恒尊者所居之處也竈謂人家為飲食之處也賈仕在衛執政為一國之要能為人之益欲自比如竈雖卑外而實要為衆人所急也又侍君之近臣以喻奧也近君之臣雖近君為尊而交無事如室之奧雖尊而無事也並於人無益也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

如人之媚竈也故云與其媚於奧寧當媚竈問於孔子何謂使孔子悟之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識賈之詐故以此言距之也言我不被時用是由君命何能細為曲情以求於汝輩譬如世人得罪於天亦無所祈禱衆邪之神也　註孔安國曰主之也　云王孫賈衛大夫也者王孫賈者周靈王之孫名賈也是時仕衛為大夫也　云欲使云云者眤猶親近也欲令孔子求親近於己故說世俗之言微以感動之也　註孔安國曰至神也　若不依注則復一釋欒肇曰奧尊而無事竈卑而有求時周室衰弱權在諸侯賈自周出仕衛故託世俗言以自解於孔子孔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者明天神無上王尊無二言當事尊卑不足媚也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註孔安國曰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周也　疏子曰至從周　云周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哉者周周代也監視也二代夏殷也郁郁文章明著也言以周世比視於夏殷則周家文章最著明大備也云吾從周者周既極備為教所須故孔子欲從周也

子入太廟註苞氏曰太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註孔安國曰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也子聞之曰是禮也註孔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疏子入至禮也　云子入太廟者太廟周公廟也孔子仕魯助祭故得入周公廟也云每事問者太廟中事及物

孔子每事輒問於廟中令長也云或曰云云者孰誰也
鄹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也故謂孔子為鄹人子也世
人皆傳孔子知禮或人疑云知禮者自當徧識一切不
應有問今孔子入廟每事輒問則是不知禮也故曰誰
謂鄹人子知禮乎云子聞之曰是禮也者孔子聞或人
譏己多問故釋之也所以云是禮者宗廟事重不可輕
脫愈知愈問是
敬慎之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註馬融曰射有五善一曰和志體和也
二曰和容有容儀也三曰主皮能中質也四曰和頌合
雅頌五曰興武與舞同也天子有三侯以熊虎豹皮為
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之和容也為力不

同科古之道也註馬融曰為力為力役之事也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也疏子曰至道也　云射不主皮者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射乃多種今云不主皮者則是將祭擇士之大射也張布為棚而用獸皮貼其中央必射之取中央故謂主皮也然射之為禮乃須中質而又須形容兼美必使威儀中禮節奏比樂然後以中皮為美而當周衰之時禮崩樂壞其有射者無復威儀唯競取主皮之中故孔子抑而解之云射不必在主皮也云為力不同科者為力謂力役之事也科品也古者役使人隨其強弱為科品使之有上中下三等周末則一概使之無復強弱三科與古為異此明古不同科也云古之道也者射不主皮及為力不同科二事皆是古有道之時法也故云古之道也　註馬融曰至為之　云射有五善者引周禮鄉大夫射五物之法以證之也云一曰和志體和

也者和志謂將射必先正志志和則身體和韻故云體和也云二曰和容有容儀也者二則使行步舉動和柔所以有容儀也云三曰主皮能中質也者先和志有容儀後乃取中於質質即棚也云四曰和頌合雅頌者射時有歌樂言雖能中質而投捨節奏必令與雅頌之聲和合也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大夫以采蘋為節士以采蘩為節故孔子曰何以射何以聽言射節與樂聲合如一也云五曰興武與舞同也者非唯聲合雅頌而已乃至使射容與樂舞趣與相會進退同也然馬注與鄉射五物少異亦可會也不須委曲細通也云天子有三侯者侯即射棚也謂棚為侯者天子中之以威服諸侯諸侯中之則得為諸侯故禮云射為諸侯也尚書云侯以明之是也云熊虎豹皮為之者三獸之皮各為一侯故有三侯也所以用此三獸者三獸雄猛今取射之亦能伏服猛也天子大射張此三侯天子射猛虎諸侯射熊卿大夫射豹也然此注先言熊者隨語

便無別義也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注鄭玄曰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有祭謂之朝享也魯自文公始不視朔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注苞氏曰羊在猶所以識其禮也羊亡禮遂廢也

疏子貢欲至其禮　云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者告朔者人君每月旦於廟告此月朔之至也禮天子每月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太廟並用牲天子用牛諸侯用羊于時魯家昏亂自文公而不復告朔以至子貢之時也時君雖不告朔而其國之舊官猶進告朔之

羊子貢見告朔之禮久廢而空有其羊故使除去其羊也餼者腥羊也腥牲曰餼云子曰賜也汝愛其羊我愛其禮者孔子不許子貢去羊也言子貢欲去羊之意政言既不告朔徒進羊為費故云愛羊也而我不欲去羊者君雖不告朔而後人見有告朔之羊猶識舊有告朔之禮今既已不告若又去羊則後人無復知有告朔之禮者是告朔禮都亡我今猶欲使人見羊知其有禮故云我愛其禮也　註鄭玄曰生羊也　云牲生曰餼者鄭注詩云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而鄭今云牲生曰餼者當腥與生是通名也然必是腥也何以知然者猶生養則子貢何以愛子故是殺而腥送故賜愛之也云禮人君云云者告朔之祭周禮謂為朝享也鄭注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與侃案魯用天子禮告朔應用牛而今用羊者天子告朔時帝事大故用牛魯不告帝故依諸侯用羊也云魯自文公始不視朔者文公是僖公之子也起文公為始而不視

告於朔也始文經宣成襄昭定至哀公時子貢當於定末及哀時也然謂月旦為朔者朔者蘇也生也言前月已死此月復生也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註孔安國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也疏子曰至諂也　當于爾時臣皆諂佞阿黨若見有能盡禮竭忠於君者因共讒謂為諂故孔子明言以疾當時也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註孔安國曰定公魯君諡也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也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疏定公問至以忠　云定公問云云者定公哀公父也亦失禮而臣不

服也定公患之故問孔子求於君使臣臣事君之法禮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荅因作定公也言臣之從君如草從風故君能使臣得禮則臣事君必盡忠也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註孔安國曰樂而不至淫哀而不至傷言其和也疏子曰至不傷　云關雎樂而不淫者關雎者即毛詩之初篇也時人不知關雎之義而横生非毀或言其淫或言其傷故孔子解之也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是共為政風之美耳非為淫也故云樂而不淫也故江熙云樂在得淑女疑於為色所樂者德故有樂而無淫也又李充曰關雎之興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云哀而不傷者關雎之詩自是哀思窈窕思賢才故耳而無傷善之心故云哀而不傷也故李充曰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是哀而不

傷也 註孔安國曰至和也 鄭玄曰樂得淑女以為君子之好仇不為淫其色也寤寐思之哀世失夫婦之道不得此人不為滅傷其愛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 註孔安國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註苞氏曰事已成不可復說解也遂事不諫 註苞氏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既往不咎 註苞氏曰事既往不可復追非咎也孔

子非宰我故歷言三者欲使慎其後也疏哀公問至不咎　云哀公問社於宰我者社社稷也哀公見社稷種樹之不同故問宰我也哀公魯君也宰我孔子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也鄭論本云問主也云宰我對曰云云者宰我答社稷樹三代所居不同故有松柏之異也然夏稱后氏殷周稱人者白虎通曰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褒之稱后后君也又重其世故氏係之也殷周以干戈取天下故貶稱人也白虎通又云夏得禪授是君與之故稱后也殷周從人民之心而伐取之是由人得之故曰人也云曰使民戰栗也者曰者謂也宰我見哀公失德民不畏服無戰栗悚敬之心今欲微諷哀公使改德修行故因於答三代木竟而又矯周樹用栗之義也言周人所以用栗謂種栗而欲使民戰栗故也今君是周人而社既種栗而民不戰栗何也然謂曰為謂者猶曰者未仁及不曰如何之類也云子聞之者孔子聞宰我諷使民戰

栗之言也云曰成事不說者聞而識宰我也言種栗是隨土所宜此事之成著乎三代汝今妄說曰使民戰栗是壞於禮政故云成事不說也云遂事不諫者此指哀公也言哀公為惡已久而民不戰栗其事畢遂此豈汝之可諫止也云既往不咎者此斥宰我也言汝不本樹意而妄為他說若餘人為此說則為可咎責今汝好為謬失而此事既已往吾不復追咎汝也是咎之深也猶於予與何誅之類也　註孔安國曰至栗也　云凡建云云者出周禮也然社樹必用其土所宜之木者社主土生土生必令得宜故用土所宜木也夏居河東宜松殷居亳亳宜柏周居酆鎬酆鎬宜栗也云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者本任隨土所宜而宰我妄說其義是不本其意也云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也者便謂用栗是使民戰栗也依注意即不得如先儒言曰使民戰栗是哀公語也　註苞氏曰至解也　依注亦得為向解也　註苞氏曰至止也　亦得為向解也　註苞氏曰

在後也　此注亦得為向者之解也又一家云三語并譏宰我也故李充曰成事不說而哀豐成矣遂事不諫而哀謬遂矣既往不咎而哀政往矣斯似譏宰我而實以廣道消之慨盛德衰之歎言不咎者咎之深也案李充亦是三事并譏宰我無令後日復行也然成遂往及說諫咎之六字先後之次相配之旨未都可見師說云成是其事自初成之時遂是其事既行之日既往指其事已過之後也事初成不可解說事政行不可諫止事已過不可追咎也先後相配各有旨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註言其器量小也 或曰管仲儉乎 註苞氏曰或人見孔子小之以為謂之太儉乎 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乎 註苞氏曰三歸者娶三姓

女也婦人謂嫁為歸攝猶兼也禮國君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并兼今管仲家臣備職非為儉也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註苞氏曰或人以儉問故答以安得儉或人聞不儉更謂為得知禮也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註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今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不知禮也管氏

而知禮孰不知禮也疏子曰至禮也云管仲之器小
哉者管仲者齊桓公之相管夷
吾也齊謂之仲父故呼為管仲也器者謂管仲識量也
小者不大也言管仲識量不可大也孫綽曰功有餘而
德不足以道觀之得不曰小乎云或曰管仲儉乎者或
人聞孔子云管仲器小便謂管仲懈儉故問云儉乎云
曰管氏云云者孔子又答或人說管仲不儉也三歸者
管仲娶三國女為婦也婦人謂嫁曰歸也禮諸侯一娶
三國九女以一大國為正夫人正夫人之兄弟女一人
又夫人之妹一人為之姪娣隨夫人來為妾又二小國
之女來為媵媵亦有姪娣自隨既每國三人三國故九
人也大夫婚不越境但一國娶三女以一為正妻二人
姪娣從為妾也管仲是齊大夫而一娶三國九人故云
有三歸也又諸侯國大事多故立官各職每人輒為一
官若大夫則不得官官置人但每一人輒攝領數事管
仲是大夫而立官各人不須兼攝故云官事不攝也既

女多官廣費用不少此則非儉者所為故云焉得儉也云曰然則管仲知禮乎者又或人問也或人聞孔子云不儉故更問云若如此則是管仲知禮乎然猶如此也云曰邦君云云云者又荅或人云管仲不知禮也邦君謂諸侯也樹塞門謂立屏以障隔門別外內禮天子諸侯並有之也臣來朝君至屏而起敬天子尊遠故外屏於路門之外為之諸侯尊近故內屏於內門之內為之今黄閤板障是也卿大夫以簾士以帷又並不得施之於門政當在庭階之處耳管仲是大夫亦學諸侯於門立屏故云亦樹塞門云邦君為云云者又明夫禮也禮諸侯與鄰國君相見共於廟飲燕有反坫之禮坫者築土為之形如土堆在於兩楹之間飲酒行獻酬之禮更酌酌畢則各反其酒爵於坫上故謂此堆為反坫大夫無此禮而管仲亦僭為之故云亦有反坫也云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也者結於荅也孰誰也言若謂管仲此事為知禮則誰復是不知禮者乎然孔子稱管仲為仁及

匡齊不用兵車而今謂為小又有此失者管仲中人寧得圖及是故雖有仁功猶不免此失也李充曰齊桓隆霸王之業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於左衽豈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則有偏失好內極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勳宏振風義遺近節於當年期遠濟乎千載寧謗分以要治不潔己以求名所謂君子行道忘其為身者也漏細行而全令圖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違禮則聖人明經常之訓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貶以為小也　註苞氏曰至儉也　云三歸者娶三姓女者然勝與夫人與大國宜同姓今雖三國政應一姓而云三姓者當是誤也云攝猶兼云云者攝並也大夫稱家大夫之臣曰家臣家臣宜并事令云不攝是不并不并是不儉也家臣謂家相邑宰之屬也　註鄭玄曰至坫上　云反坫反爵之坫也在兩楹之間者爵謂杯也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間堂無西東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謂

柱為楹東柱為東楹西柱為西楹西楹之東東楹之西即謂此地為兩楹間也云人君有別外內於門樹屏以蔽之者今黄閣用板為郭古者未必用板或用土今大廟中門內作屏郭之也云若與鄰國君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者初主人酌酒與賓曰獻賓飲獻畢而酌與主人曰酢主人飲酢畢又酌與賓曰酬古者賓主各杯跂云更酌也云酌畢則各反爵於坫上者既云各反則是各兩爵也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已始作翕如也註大師樂官名也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之純如也註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聲純純如和諧也皦如也註言其音節分明也繹如也以成矣註縱之以純如

皦如也繹如也以成疏子語至成矣云子

語云云若魯大師魯之樂師也魯國禮樂崩壞正音不
存故孔子見魯之樂師而語使其知正樂之法故云樂
其可知也已云始作翕如也者此以下並是所語可知
之聲也翕習也言正樂初奏其聲翕習而盛也云從之
純如也者從放縱也言正樂始奏翕習以後又舒縱其
聲其聲則純一而和諧言不離析散逸也云皦如也者
言雖純純如而如一其音節又明亮皎皎然也云繹如也
者縴尋續也言聲相尋續而不斷絶也云以成矣者奏
樂如此則是正聲一成也註縱
之至三者也三者純皦繹也

儀封人請見註鄭玄曰儀蓋衛下邑也封人官名也曰
君子之至於斯者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註苞氏

曰從者是弟子隨孔子行者也通使得見者也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註孔安國曰語諸弟子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天下之無道也已久矣極衰必有盛也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註孔安國曰木鐸施政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也疏儀封至木鐸云儀封人請見者儀衛邑名也封人守衛邑之堺吏也周人謂守封疆之人為封人也時孔子至衛而封人是賢者故請諸弟子求見於孔子也云曰君子云云者此封人請見之辭也既欲見孔子而恐諸弟子嫌我微賤不肯為通聞故引我恒例以語諸弟子使為我通也

斯此也言從來若有君子來至此衛地者我未嘗不得與之相見言皆見我也從者即是弟子隨孔子來者也聞其言而為通達使得見也云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者出謂封人見孔子竟而出也二三子即是向為封人通聞之弟子也喪猶亡失也封人見竟出而呼孔子弟子而語之云二三子汝何所憂患於孔子聖道亡失乎必不亡失也云天下之無道也久矣者此封人又說孔子聖道不亡失之由也言事不常一有盛必有衰衰極必盛當今天下亂離無道已久久亂必應復興興之所寄政當在孔子聖德將喪亡之時也云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者言今道將興政用孔子為木鐸以宣令之孫綽曰達者封人栖遲賤職自得於懷抱一覩大聖深明於興發明道内足至言外亮將天假斯人以發德音乎夫高唱獨發而無感於當時列國之君莫救乎聾盲所以臨文永慨者也然玄風遐被大雅流詠千載之下若聽儀形其人已遠木鐸未戢乃知封人之談信於今矣

註孔安國曰至下也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用銅鐵為舌若行文教則用木為舌謂之木鐸將行號令則執鐸振奮之使鳴而言所教之事也故檀弓云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又月令云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是其事也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註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註孔安國曰武武王樂也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疏子謂至善也　云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者此詳虞周二代樂之勝否也韶舜樂名也夫聖人制樂隨人心而為名韶紹也天下之民樂舜揖讓紹繼堯德故舜有天下而制樂名韶也美者堪合當時之稱也善者理事

不惡之名也夫理事不惡亦未必會合當時會合當時亦未必事理不惡故美善有殊也韶樂所以盡美又盡善天下萬物樂舜繼堯而舜從民受禪是會合當時之心故曰盡美也揖讓而代於事理無惡故曰盡善也云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者武武王樂也天下之民樂武王干戈故樂名武也天下樂武王從民而伐紂是會合當時之心故盡美也而以臣伐君於事理不善故云未盡善也　注謂以聖德受禪故曰盡善也　注不釋盡美而釋盡善者釋其異也　注以征伐取天下故曰未盡善也　注亦釋其異者也

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疏

子曰至之哉　此章譏當時失德之君也為君居上者寬以得衆而當時居上者不寬也又禮以敬為主而當時行禮者不敬也又臨喪以哀為主而當時臨喪者不哀此三條之事並為非禮故孔子所不欲觀故云吾何

以觀之哉

論語里仁第四

疏 里者鄰里也仁者仁義也此篇明凡人之性易為染著遇善則升逢惡則墜故居處宜慎必擇仁者之里也所以次前者明季氏之惡由不近仁今亦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於季氏也

子曰里仁為美 註 鄭玄曰里者民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擇不處仁焉得智 註 鄭玄曰求善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智也 疏 子曰至得智 云里仁為美者里者民之所居處也周家去王城百里謂之遠郊遠郊內有六鄉六鄉中五家為比五比為閭五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

為州五州為鄉百里外至二百里謂之六遂遂中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酇五酇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二百里外至王畿五百里之內並同六遂之制也仁者博施濟衆也言人居宅必擇有仁者之里所以為美也里仁既為美則閭仁亦美可知也云擇不處仁焉得智者中人易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為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　註鄭玄曰至善也　文云美而注云善者夫美未必善故鄭深明居仁者里必是善也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註孔安國曰久困則為非也不可以長處樂註孔安國曰必驕佚也仁者安仁註苞氏曰唯性仁者自然體之故謂安仁也智者利仁註

王肅曰智者知仁為美故利而行之也疏子曰至利仁　此明不仁之人居世無宜也云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者約猶貧困也夫君子處貧愈久德行無變若不仁之人久居約則必斷濫為盜故不可久處也云不可以長處樂者樂富貴也君子富貴愈久愈好禮不倦若不仁之人久處富貴必為驕濫也云仁者安仁者辨行仁之中有不同也若稟性自仁者則能安仁也何以驗之假令行仁獲罪性仁人行之不悔是仁者安仁也云智者利仁者智者謂識昭前境而非性仁者也利仁者其見行仁者若於彼我皆利則已行之若於我有損則使停止是智者利仁也　註王肅曰至之也　知仁為美而性不體之故有利乃行之也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註孔安國曰唯仁者能審

人之好惡也疏子曰至惡人　夫仁人不佞故能言人之好惡是能好人能惡人也雍也仁而不佞是也　註孔安國曰至惡也　亦得爲向釋也又一解云謂極仁之人也極仁之人顏氏是也既極仁昭故能識審他人好惡也故繆播曰仁者人之極也能審好惡之表也故可以定好惡若未免好惡之境何足以明物哉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註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者則其餘無惡也疏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誠也言人若誠能志在於仁則是爲行之勝者故其餘所行皆善無惡行也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註

孔安國曰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註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而得之者也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註孔安國曰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為君子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註馬融曰造次急遽也顛沛偃仆也雖急遽偃仆不違於仁也疏子曰至於是　云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者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位高則為他所崇敬財多則為他所愛夫人生則莫不貪欲此二

事故云是人所欲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者然二途雖是人所貪欲要當取之以道則為可居若不用道理而得則不可處也云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者乏財曰貧無位曰賤賤則為人所欺陵貧則身困凍餒此二事者為人所憎惡故云是人之所惡也云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者若依道理則有道者宜富貴無道者宜貧賤則是理之常道也今若有道而身反貧賤此是不以其道而得也雖非我道而招此貧賤而亦安之若貪不可除去我正道而更作非理避之故云不去也云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者此更明不可去正道以求富貴也惡乎猶於何也言人所以得他人呼我為君子者政由我為有仁道故耳若捨去仁道傍求富貴則於何處更得成君子之名乎云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者終食食間也仁既不可去故雖復飲食之間亦必心無違離於仁也云造次必於是者造次急遽也是是仁也言雖復身有急遽之時亦必心存於仁也云顛沛必於是者顛沛

偃仆也言雖身致僵仆亦必心不違於仁也　註孔安國曰至處也　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是以君子不處也　註時有乖之也　時有否泰運有通塞雖所招非己分而不可違去我正道也所以顛沛安貧不更他方橫求也　註顛沛僵仆也　僵仆猶倒踣也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註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註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加尚之為優也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也註孔安國曰言

人無能一日用其力修仁者耳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註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為仁故云為能仁有耳其我未見也疏子曰至見也　云我未見好仁也者歎世衰道喪仁道絕也言我未見有一人見他人行仁而好之者也云惡不仁者者又言我亦不見一人雖不能自行仁者若見他人不仁而已憎惡之者也故范甯曰世衰道喪人無廉恥見仁者既不好之見不仁者亦不惡之好仁惡不仁我未覩其人也云好仁者無以尚之者尚猶如勝也言若好仁者則為德之上無復德可加勝此也故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云惡不仁者其為仁矣者好仁者故不可加善若知惡憎於不仁者其人亦即是仁故云其為仁也云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者此是惡

不仁者之功也言既能惡於不仁而身不與親狎則不仁者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己身也一云其其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故李充曰不仁仁者之賊也奚不惡不仁哉惡其害仁也是以為惜仁人之篤者不使不仁人加乎仁者之身然後仁道無適而不申不仁者無往而不屈也云有能云云者又歎世無有一日能行仁者也言人何意不行仁乎若有一日行仁而力不足者我未見有此人也言只故不行耳若行之則力必足也云蓋有之乎我未之見也者孔子既言無有復恐為頓誣於世故追解之云世中蓋亦當有一日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　註孔安國曰至優也　如前解也　註孔安國曰至見也　誣猶調也世有而我云無是為調也君子可欺不可調故云蓋有之

子曰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註孔安國曰黨黨類也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也當恕而無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為仁也疏子曰至仁矣云民之過也各於其黨者過猶失也黨黨類也人之有失各有黨類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則非小人之失也猶如耕夫不能耕乃是其失若不能書則非耕夫之失也若責之當就其輩類責之也云觀過斯知仁矣者若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有仁心人也若非類而責是不仁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 註孔安國曰至仁也 殷仲堪解少異於此殷曰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為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為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注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疏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歎世無道故言設使朝聞世有道則夕死無恨故云可矣欒肇曰道所以濟民聖人存身為行道也濟民以道非為濟身也故云誠令道朝聞於世雖夕死可也傷道不行且明己憂世不為身也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疏子曰至議也　若欲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此則是無志之人故不足與共謀議於道也一云不可與共行仁義也李充曰夫貴形骸之內者則忘其形骸之外矣是以昔之有道者有為者乃使家人忘其貧王公忘其榮而況於衣食也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也註言君子之於天下無適無莫無所貪慕也唯義之所在也疏子曰至比也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比親也君子與人無有偏頗厚薄唯仁義是親也

子曰君子懷德註孔安國曰懷安也小人懷土註孔安國曰重遷也君子懷刑註孔安國曰安於法也小人懷惠註苞氏曰惠恩惠也疏子曰至懷惠云君子懷德者懷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於有德之事云小人懷土者小人不貴於德唯安於鄉土不期利害是以安之不能遷也一云君子者人君也小人者民下也上之化下如風靡草君若化民安德則下民安其土所以不遷也故李充曰凡言君子者德足

軌物義兼君人不唯獨善而已也言小人者向化從風傳通下民不但反是之謂也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此言君導之以德則民安其居而樂其俗鄰國相望而不相與往來化之至也是以大王在岐下蔡戒都仁政感民猛虎弗避鍾儀懷土而謂之君子然則民之君子君之小人也斯言例也云君子懷刑者刑法也言君子之人安於法則也云小人懷惠者惠恩惠利人也小人不安法唯知安利惠也又一云人君若安於刑辟則民下懷利惠也故李充曰齊之以刑則民惠利矣夫以刑制物者刑勝則民離以利望上者利極則生叛也　註孔安國曰重遷也　重猶難也以遷能為難不慕勝而數遷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註孔安國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之者也多怨註孔安國曰取怨之道也疏子曰至多怨云放於利

而行者故依也謂每事依財利而行者也云多怨者若依利而行者則為怨府故云多怨

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註苞氏曰如禮何者言不能用禮也疏子曰至禮何 云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者為猶治也言人君能用禮讓以治國則於國事不難故云何有言其易也故江熙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之人懷讓心則治國易也云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者若昏闇之君不為用禮讓以治國則如治國之禮何故江熙曰不能以禮讓則下有爭心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唯利是恤何遑言禮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也求為可知也

註苞氏曰求善道而學行之則人知已也疏子曰至知也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者時多患無爵位故孔子抑之也言何患無位但患己才闇無德以處立於位耳云不患莫己知也求為可知也者又言若有才伎則不患人不見知也故云不患莫己知也若欲得人見知唯當先學才伎使足人知故云求為可知也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哉曾子曰唯註孔安國曰直曉不問故荅曰唯也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疏子曰至已矣子名欲語之參云參乎者呼曾曾子名也云吾道一以貫之哉者所語曾子之言也道者孔子之道也貫猶統也譬如以繩穿物有貫統也孔子語曾子曰吾

教化之道唯用一道以貫統天下萬理也故王弼曰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會理雖博可以至約窮也譬猶以君御民執一統衆之道也云曾子曰唯者唯猶今應爾也曾子曉孔子言故直應爾而已不諮問也云子出者當是孔子往曾子處得曾子荅竟後而孔子出戸去云門人問曰何謂也者門人曾子弟子也不解孔子之言故問於曾子也云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者曾子荅弟子釋於孔子之道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忖我以度於人也言孔子之道更無他法故用忠恕之心以己測物則萬物之理皆可窮驗也故王弼曰忠者情之盡也恕者反情以同物者也未有反諸其身而不得物之情未有能全其恕而不盡理之極也能盡理極則無物不統極不可二故謂之一也推身統物窮類適盡一言而可終身行者其唯恕也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註孔安國曰喻猶曉也

疏子曰至於利　喻曉也君子所曉於仁義小人所曉於財利故范甯曰棄貨利而曉仁義則為君子曉貨利而棄仁義則為小人也

子曰見賢思齊焉註苞氏曰思與賢者等也見不賢而內自省也疏子曰至省也　云見賢思齊焉者言人若見賢者當自思願修礪與之齊等也云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者省視也若見人不賢者則我更自視我心內從來所行無此事不也故范甯曰顧探諸己謂之內省也

子曰事父母幾諫註苞氏曰幾微也言當微諫納善言

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勞而不怨註苞氏曰見志者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遂已之諫也疏子曰至不怨　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也云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子事父母義主恭從父母若有過失則子不獲不致極而諫諫雖復致諫猶當微微納進善言不使額額也云見志不從又敬而不違者雖許有諫若見父母志不從已諫則已仍起敬起孝且不違距於父母之志也侍父母悅乃更諫也故禮記云父母有過下氣柔聲怡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是也云勞而不怨者若諫又不從或至十至百則已不敢辭已之勞以怨於親也故禮記云雖撻之流血不敢疾怨是也然夫諫之為義義在愛惜既在三事同君親宜一若有不善俱宜致諫今就經記參差有出沒難解案檀弓云

事親有隱無犯事君有犯無隱則是隱親之失不諫親之過又諫君之失不隱君之過並為可疑舊通云君親並諫同見孝經微進善言俱陳記傳故此云事父母幾諫而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鄭玄曰合幾微諫也是知並宜微諫也又若君親為過大甚則亦不得不極於犯顏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君有爭臣又內則云子之事親也三諫不從則號泣而隨之又云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逃之以就經記並是極犯時也而檀弓所言欲顯真假本異故其旨不同耳何者父子真屬天性莫二豈父有罪子向他說也故孔子曰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故云有隱也而君臣既義合有殊天然若言君之過於政有益則不得不言如齊晏嬰與晉叔向共言齊晉二君之過是也唯值有益乃言之亦不恒為口實若言之無益則隱也如孔子答陳司敗曰昭公知禮是也假使與他言父過有益亦不得言或問曰春秋傳晉魏戊告於閻沒女寬言父之過此豈不亦言乎答春秋之書

非復常業苟取權宜不得格於正理也又父子天性義主恭從所以言無犯是其本也而君臣假合義主匡弼故云有犯亦其本也乃其俱宜有犯微著事同是其俱如向釋又在三有師檀弓云事師無犯無隱所以然者師常居明德無可隱無可隱故亦無犯也

子曰父母在子不遠遊遊必有方註鄭玄曰方猶常也

疏子曰至有方　方常也曲禮云為人子之禮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是必有方也若行遊無常則貽累父母之憂也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鄭玄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為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註孔安國曰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也疏子曰至以懼云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者人有年多而容少或有年少狀老此所不可為定故為人子者必宜知父母之年多少也云一則以喜者此宜知年之事也知父母年高而形猶壯此是壽考之徵故孝子所以喜也云一則以懼者年實未老而形容衰減故孝子所以怖懼也註孔安國曰至懼也亦得知向解人一釋若父母年實高而形亦隨而老此子亦一喜一懼也見年高所以喜見形老所以懼也而李充之解小異云孝子之事親也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憂樂之情深則喜懼之心篤然則歡樂以排憂進歡而去戚者其唯知父母之年乎豈徒知年數而已哉貴其能稱年而致養也是以唯孝子為能達就養之方盡將從之節年盛則常怡年衰則消息

喜於康豫懼於失和孝子之道備也

子曰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恥躬之不逮也註苞氏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為恥其身行之將不及也疏子曰至逮也　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輕出言者恥身行之不能及也故子路不宿諾也故李充曰夫輕諾者必寡信多易者必多難是以古人難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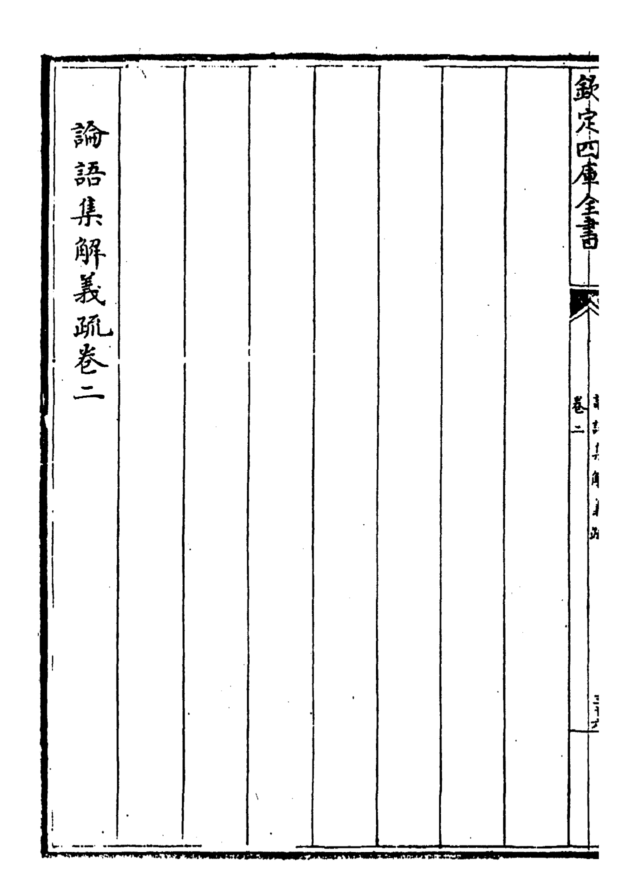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註孔安國曰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疏子曰至鮮矣　鮮少也言以儉約自處雖不得中而失國家者少也故顏延之云秉小居薄衆之所與執多處豐物之所去也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註苞氏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疏子曰至於行 訥遲鈍也敏疾速也君子欲行先於言故遲言而速行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註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疏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言人有德者此人非孤然而必有善鄰里故也魯無君子者子賤斯焉取斯乎又一云鄰報也言德行不孤必為人所報也故殷仲堪曰推誠相與則殊類可親以善接物物亦不皆忘以善應之是以德不孤焉必有鄰也 註方以至孤也 於前解為便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註孔安國曰數

謂速數之數也疏子游曰至疏矣　斯此也禮不貴褻故進止有儀臣非時而見君此必致恥辱朋友非時而相往數數必致疏遠也一云言數計數也君臣計數必致危辱朋友計數必致疏絕也　註孔安國曰數謂速數之數也速而又數則是不節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二